



# 第五號

## 本期要目

要世界政府呢？還是世界毀滅？.....	王履巽	親歷自殺飛機的襲擊.....	關田
大屠殺目擊記.....	余著	掃蕩太平洋.....	朱振聲
納粹女郎的日記.....	徐勁	在敵人腹地築飛機場.....	黃偉
殺人魔王.....	曹達均	日本的剖視.....	端木泐
一個女傘兵的故事.....	羅意	配尼西靈是十全十美的嗎？.....	慧麗

版出司公書圖河山



小丁 1945. 上海.

丁 聰 作

上海即景

# 張樂平先生之作品

八年閏別，我們又在上海這第二故鄉遇見了張樂平兄，他比以前顯然是憔悴了；可是這憔悴不是他的損失，應該說是他的光榮。我們知道，這長長的八年，他在窮鄉僻區，跳過生活煎迫的難關，很悠閒的完成了作品六百多幅，有的爲了抗戰宣傳在大後方展覽過，有的還是許多近作。他依然很窮，這六百多幅作品却是他的精神上的財富。現在，可以先讓諸君知道的：「張樂平先生作品展覽會」在近日之內有兩次要舉行；第一次在西青年會，是盟軍和盟僑特別要求的；第二次不是在中國畫苑，便是在大觀園。勝利之後，大後方畫家的作品展覽，以張樂平兄爲嚆矢，我們當然不會錯失了這個欣賞的機會的。（本頁所刊三幅是張先生化裝了農民親自混到淪陷區去「寫實」的，非常名貴。線條之美，直追 Kaethe Kollwitz 氏，不作第二人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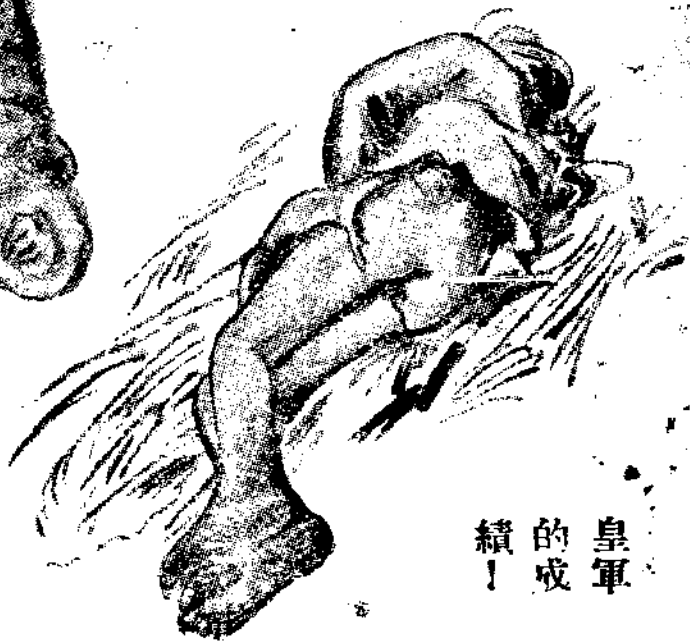
· 天衣 ·



他似乎已  
經知道他的爹  
爹媽媽在昨天  
給炸死了！



凍不住飢  
寒交迫！



皇軍  
的成  
績！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版

# 第五號

(半月刊)每逢月之五日及二十一日出版

本期每冊售國幣一百八十元

發行者 山河圖書出版公司

地址：漢口路雲南路四首

電話：九〇二〇八

編輯者 徐慧 沈毓 剛棠

總經理 新生書報社

地址：上海漢口路四六九號

電話：九六四七二

## 本·期·目·錄

圖畫 上海即景.....丁聰  
之頁 素描(三幅).....張樂平

在日本的恐怖.....王易流(三)  
解甲後第一天.....黑士(五)  
美軍征服了全世界女性.....無名記者(七)

納粹女郎的日記.....	徐勁(八)
愛佛勒爾·哈里曼.....	洛塞(一二)
大屠殺目擊記.....	余菁(一四)
七歲孩童開飛機.....	俞雷(一四)
一個女傘兵的故事.....	羅惹(一九)
有持久戰精神的汽車胎.....	洛克(二〇)
加拿大首相金氏.....	武秀(二一)
飲酒研究.....	朱人良(二三)
要「世界政府」呢還是世界毀滅?.....	王履箴(二四)
如何發掘大明星.....	葉仁(二六)
親歷自殺飛機的襲擊.....	關田(二八)
掃蕩太平洋.....	朱振聲(三〇)
在敵人腹地築飛機場.....	黃偉(三一)
言論自由在美國.....	康寧(三四)
日本的剖視.....	端木勃(三六)
也是幽默.....	宏一(三九)
殺人魔王.....	曹達均(四〇)
鄉鎮公所.....	阿湛(四二)
戰後米老鼠.....	羅惹(四四)
教育的改造.....	徐彥(四五)
配尼西靈是十全十美的嗎?.....	慧麗(四六)



# 在日 本的 恐怖

Mark Gayn 原著  
王易流 譯

這是一篇關於美機轟炸日本的實話。本年春間，一連十日，日本纔滿嘗過戰爭可怕的滋味，而發現了日本並無準備。這篇東西是根據官方的消息，而寫成的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詳實的報告。在這繼續不斷的十日中的第一天，美國所使用的燃燒彈，就把東京區域內十五平方英里的場所化為焦土了，第一次以戰爭的意義，教訓日本。美國航空母艦的飛機的轟炸，再繼之以陸軍 B29 型機的襲擊，真弄得日本焦頭爛額。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日的夜午，有一隊巨型的空中堡壘衝過了日本的海岸線。在它們的後面，還跟着得有另一隊，在另一隊的後面遠在塞班島的上空，再跟着得有另一隊。這幾隊空中堡壘，形成了又長又細的行列，浩浩蕩蕩地來到了東京的天空。它們飛得很低，從它們的腹部下吞出了許多結結的汽油炸彈。這些炸彈一落地，便爆發開來，便冒出猛烈而熊熊的火焰來。這些火焰又跳過了防空火巷，吞沒了工廠，毀滅了摩天樓。

都吞沒了下去。此外連那些製造現代戰爭中不可一時缺少的零件的婦孺所棲身的成千成萬的房屋也都被那凶猛的火焰一掃而光之了。目覩此情此景的，有個納粹黨人，在其致柏林而被扣留的消息稱：『東京市就像稻草那樣容易燃燒。在市幾乎都變成了一片焦土。第一顆燒夷彈一投下，滿天就象白晝一樣地光明。巨型的空中堡壘飛得何其低，幾乎像在火焰上擦過。有一座 B29 型的飛機簡直在東京的中心爆裝了。』他又說，當晚被轟炸而無家可歸者，比德國所遭逢的最嚴重的空襲時的人數還要多不知幾何。有個蘇聯的通訊記者所發的致莫斯科的消息也說，各處起火以後，燃燒得

非常迅速，救火隊簡直無用武之地。所以與火焰戰鬥的責任，反轉交付給那些缺乏優良的訓練的以及滅火工具的『鄰組』的身上。自來水管都被炸毀了，拿起提桶的救火的鄰組，把水澆上去，簡直等於『杯水車薪』。火焰被暴風所襲，便越過了那些又狹小又彎曲的大街小巷。人羣想逃避，却四面都被火勢所包圍了。居然那些自尊自大的警察，也會和羣衆一齊逃命，可是一齊葬身在火窟之中了。也有些人們能夠逃到橋上，和皇宮裏去，因為皇宮也罷了禁，以便收納災民，那曉得那兒也起了火。無論階級高下，都同樣地蒙受了災難。將軍與內閣閣員都失去了棲身之所。有許多國會議員不是喪失了家庭，便喪失了生命。很少的醫生能夠來治療罹災的人們。尤其嚴重的事情，就是所有的食糧都在倉庫裏毀滅了，不得不從東京市外趕緊去搬運進來。祇見人羣你搶我奪地搭火車離去。警察也無力維持，也不檢查他們的車票或旅行證。這種混亂的情況不祇一天，直至那些有家可歸的人們，也要逃難。不到十日之中，東京的七百萬人口，就有三百萬人列入逃亡的數字之中去了。包紮站及醫院門前，都排着長蛇陣

。公共廚房也在燒得烏焦的街頭上，建立了起來。浴室幾乎都燒光了，所以私人的浴房也不得不公開，以便罹災者的使用。一般人都把食糧配給證遺失了，所以在初期的混亂之中，食品是不要代價的。同時凡是要疏散人們，都可以獲得五天的食糧。

從東京到各地的道途上，步行或腳踏車而疏散的人們，簡直像退潮一樣。在鄰近的區域內，官廳方面儘量地去尋覓空的殼倉，以便屯集食糧，並設法使所有的難民都到戰時工場裏去勞動。

東京的五家日報，在其印刷機器等未能修復之前，祇得發行一張聯合日報，呼籲人們維持秩序，保持冷靜，並且詛咒美國人的野蠻和殘酷。

火場還是熱烘烘的當兒，內閣便趕開會議以資討論防衛與救濟的對策。閣議之中又產生了幾種名稱近於高調而於事實毫無補益的委員會，這當然日本官僚政治的特有伎倆而已。

當天在國會裏，內閣大臣祇得閃避那些炸得流離失所的怒號的議員們襲擊，質問他的失職。這些議員們都吶喊道：『人民最要緊。關於食糧有沒有辦法？軍部可不可以讓救火的人員退伍？』內閣大臣祇有垂頭喪氣自認失職說：『人民已陷於不安與驚懼的情緒之中

，應促人民一致！』

政治的機構又開始活動起來了。郵政局宣佈可以把空襲的罹難者的簡短的消息遞達給他們的親友。存留在東京市區裏的食糧，也都火速地分發於各處，以避再度空襲。一所『國防機器腳踏車修理工廠』也開始活動起來了。

交通依舊沒有恢復。修理隊機動手在燒得發黑的車站裏和彎曲的路軌上努力工作。快車祇得停駛。把客車都集中起來運送疏散者。貨車擔任了二重的工作，先把戰時生產的工具送去，再來食糧運進來。因為運輸工具缺乏，煙草配給也由每日七枝減至三枝。東京廣播電台甚至宣稱，『最好完全不要抽香煙。』

後來，政府專門家又宣佈，要在東京市區裏建造三千座防空壕各個家庭的模型防空壕也展覽了出來，因為缺乏鐵釘及木材，所以勸導人民儘量地使用破舊的建築材料。

日政府知道空襲的恐怖不久還要光臨，所以又命令在工廠及火車站等處附近，準備一百條寬約一百六十至六百五十尺的火巷。特別調查員曾經在成千成萬的，倒楣的單幢木頭房子上寫着『速搬』兩個字，居戶便不能不遷出。等到房屋一空，幾根粗繩便縛在柱頭上，用汽車或人力一拖，房屋就坍倒了下來。

『天皇』會出來巡視災區。

第八天的清晨日皇表示要去考查災情的『龍心』。此為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以後，日皇御駕親視災情的第二次，因而日本的宣傳機構便竭力宣傳。他會偕其隨從，在災區裏視察了一小時。

他無論一到什麼場所小百姓都在小石子路上跪下，表示使『天皇陛下』驚震的罪過，並感謝他體念日本臣民的艱難困苦。他是個發財發得翻倒的富翁，所以他就以一千萬日元賜與這些災民，所以日本的御用通訊社，立刻就製造『如大旱之見雲霓』的新聞，分發各地。

所有的新聞紙都用特號字的長標題刊載此事，並將日皇的玉照同時登出。一個馳名的廣播評論家，曾在全日本的廣播網中，發表他的聲淚俱下的演講說：『今晚有一位朋友來拜訪我。他展開一張新聞紙叫我禮拜。我看見天皇陛下慈顏，不禁默然起敬。久之我纔吶喊道：『日本必勝！』』

這就是東京被轟炸而成爲焦土的情況。全日本的視線簡直都集中在這一災區裏去了。殊不知這僅僅是日本的恐怖教訓的開端而已。三月十一日的晚間，巨型空中堡壘再度降日本的領空，襲擊製造飛機的名古屋。同月十四日又來襲擊大坂——那個龐大，烏糟，忙於

# 解甲淡一天



## 黑士

昨天下午四點廿一分在法國（埃坦堡士）鎮中，一間擁滿了人的房間，頭等兵衛士生正在聆聽着一個他素來討厭的少尉的訓話，這累累索索的一大套在他的耳中實在不耐煩，一句也沒有聽入耳。好容易講完之後，他們每一個兵都得到了一個棕色的信封，裏面全是信件而使他更驚異的！突然一個同伴在他的耳畔叫了他一聲：「衛士生先生。」這是四十個月以來他第一次受人家這麼的

稱呼。

在這悠悠長久不可堪忍的日夜中，而又處於這窒息的軍事生活和制度下，我是時刻的夢想着，盼望着「這一天」的來臨，現在四點廿二分，我喬，衛士生是一個自由的人了，三年多來的盼望達到了，三年來的夢想也實現了，我却覺得也不過如此，它並不像我想象中那麼的甜蜜。美滿。

一個和我一齊卸釋的弟兄敬了我一杯酒，我很高興的喝了，因為我覺得解甲歸田的戰士應該慶祝而喝得酩酊大醉的，可是這酒的滋味，比我那當兵的滋味還糟。我第一個計劃是預備向這素來使我討厭的少尉報復，至少要卑鄙的罵他幾句，他自己到陸軍供應處去領他的配給品，而我們一班人在這裏白白的等了大半天，結果，我並沒有照辦，或是我還是缺少勇氣。

第一夜我到了巴黎，這大都市對於我更是一個夢魘。我空虛的腦海中一直在夢想着，平民是是應該怎麼處世對人？平民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總而言之，他們倒底是不是人，像我們普通人一樣？

這四十個月以來，我談話的大部份全是包含了那「純粹的軍事對答，」那背後瀆神不敬之言，那和平歸家後的計

製造大礮的區域。同月十七日又復來襲擊建造軍艦的神戶區域而遭命中。湊巧得很名古屋的損失輕微，所以同月十九日，那些巨型空中堡壘，又回到那兒去二度大施轟炸。這種空襲，就像把我們美國的紐約，芝加哥，鄒資堡，直至京都華盛頓都在悲慘的十日中，被人一掃而光之，同樣地厲害。

好像以為這樣的轟炸還不足够似的，馳譽疆場的第五十八軍事工作推進軍團，再於同月十八日很勇敢地駛近日本沿岸。於是日清晨六時，用艦運機一千四百架去轟炸各地的飛機場，工廠和鐵道。次日又以一千一百架前往掃除尚未擊中的目標。

此時整個的日本已精光了，已在恐怖之中了，沒有人再能掩飾其損失。日本的廣播電台咸稱：『這僅僅是戰爭的最後及最慘淡階段的開始而已。』

東京方面妄自誇大地說：『日本喫得消這種轟炸。國家的決心，非特不因死的降臨而削弱，反轉因此而加強了起來。』照真情景說起來，日本的一般人民及其領袖的士氣，也和那些被轟炸得流離失所的人們一樣，都毫無鬥志了。到處祇有恐怖和混亂。也祇有徬徨，猶豫和責難而已。

最後纔把這恐怖的十日中損失統計



劃，那時常對軍事紀律不滿和工作重擔的謾罵，還有那連環無尾的戰事記述，現在我對這些事情都不願顧及了，沒有工作的壓迫，也沒有軍紀的約束，可是我卻變成了一個像失去了靈魂的人，一個毫無頭緒，不知所措的平民。

我設法和一個住在史奎亞旅館的新聞記者通話，來一個普通美國人民的談話，我們很順刺的進行了五十分鐘政治問題的討論之後，我却不知不覺的回到我的老調：「當我們在萊茵河邊」這使我萬分沮喪。

我一氣之下跑到強姆斯地方去散步解悶，我真希望有幾個軍警會來干涉我，因為我出來的時候，並沒有戴上我們每個人必須戴的軍帽。可是他們似乎沒有一個人注意我，一個二十歲的少尉經過了我，我無思慮命令式的對他行了一個禮之後，我才發覺我做一件無謂的事，我很厭惡的低下頭罵了自己一聲「蠢貨」。

一個年輕而喝醉了酒的上尉跑來問我借火，他的年紀可以做我兒子，他又問我方向，我也一一指示了他，他很滿意的走了，我却說了一聲『Sir』像我從前一直被教練而說的。

又有一個少校來勢兇兇的走近我，命令似的說：「扣好你的衣鈕，兵士，

你難道不懂規矩嗎？」呀！這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着的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應該怎麼說呢？我應該怎麼做呢？我慢慢的把衣鈕扣好，我對他行了禮，之後說：「Yes Sir」然後我很得意的告訴他，我現在是一個平民了，他却只說了一聲：「唔」就走開了。

回到旅館之後，我就到酒吧間去喝酒，在那裏又得到一個機會，和我舊日的長官和他們的朋友來一個平民式的聊天，我告訴他們，我現在是自由了，我剛剛得到我解役的命令。他們對我的話似乎一些也不注意，亦不感到興趣，他們只慶賀了我兩句，就又轉移到別的题目上去了。

我發見，我是非常渺小，我很是怕羞，而又容易受人家的為難，我不敢發表我的意見，也不敢多說話，更不敢加入所謂「平民式」的聊天，我像一個小孩剛學會說話，而不敢在人面前顯出他的技能來，可是對於那一般還在軍隊中服務的人，我覺得自己更是難堪，很明顯的，我是不如他們了，雖然我還穿着和他們一樣的衣服，我甚至於不敢向他們開口說話，因為我們不是站在同等的地位上。

我早就上了床睡覺，那是一個軟綿綿富有彈性的床，有清白的單子蓋着

出來了：犧牲的，受傷的和無家可歸的人們，總共有三百多萬。四個城市之中裏的一百萬所房屋損毀了四分之三。東京的損失最厲害，有五十萬所建築物，變成了瓦礫，二百一十萬人變成了罹災者。（原文載一九四五年六月十六日Colliers雜誌）

，我的睡房又是那樣的寬暢優靜另外還有一個私人用的洗澡室，和一個書房，這些東西，我都能自由使用，在這一方面物質享受上，我至少和一般人平等了，我是值得自驕，可是到了床上之後，我又失去了這個平等權利，我還是埋怨這三年多的丘八生活，這是它所賜予我的。這床是太柔軟，太舒服，我輾轉了一夜而不能入睡，我還是情願度夜於帆布舖上，而不能享受這美國平民所睡的床。

第二天早上，我把行李全帶到旅館來，一個侍者對我說：「行李，先生。」然後他把我所有的行李，鋪蓋，包裹，都一一提起，這真是一個新的轉變，一件痛快的事，尤其這事情發生于我喬，衛士生的身上，一個替上官們提了四十個月東西的人，從小的草紙到大的床  
(本文接緊第二十三頁)





昆明少女  
餽贈鮮花  
柏林演出  
鵲橋相會

無名記者

在歐洲和太平洋戰場上的美國軍人，除掉為聯合國在戰鬥上爭取了最後的勝利外，還為美國自身在許多同盟的以及敵對的國家裏爭取了友情的勝利。所以，有人說，每個美國軍人都是『代表美國的友情的公使。』

在世界上的許多文化落後的角落裏，人們是不會閱讀什麼太平洋憲章的，也未見得能了解什麼聯合國會議的，他們祇相信親眼目觀的一切。所以在這一次的世界大戰裏，有許多國家——同盟的與敵對國家的人民，曾經親眼目觀美國軍人以誠懇的友情換取外國人的友情。再由一般人的友情而特別去換取外國女性的愛情，我們以為凡是研究過人類心理的人，也未必會厚非美國軍人的輕薄或色情狂吧！

就拿中國的情形說，在昆明地方，就會有中國女性常以鮮化，送給美國野戰醫院裏的傷兵，在陪都，人們對於那般與美軍時相往還的女性，會錫以『吉普女郎』的雅號。在獲得勝利的和平後的上海，我們也常在英語日報裏，讀到中國的知識女性登刊廣告，特別要徵求美國軍人做朋友的事件。不管中國人的守舊習慣怎樣堅強，也不管中國女性的對於貞操觀念怎樣珍貴，這一切已證明了中國有一部份女性對於美國軍人正如一顆鐵釘之被一塊磁石所吸引那樣。

當美國軍人從沖繩島，像青蛙那樣，跳到長崎的時候，日本的官憲，連每個藝妓都通知到，不許與美國軍人接近，美國的軍事當局，也禁止其部屬的人員與日本女性有所接觸。這都是我們的新聞讀者尚未完全忘却的記載。然而從九月二十四日的『時代週報』及十月八日和二十二日兩期的『新聞週報』的攝影報導看起來，屯駐在東瀛三島上的美國軍人，又與日本的女性相親善起來了。有的在請日本女人在補習日語，有的在教日本藝妓怎樣跳美國的土風舞，有的在學日本的古典舞，還有的在日本的家庭裏去研究『茶道』和『生花』的藝術。經過長時期的日美男女性的社交以後，誰能測美國軍人不會獲得許多日本女性的芳心，和許多日本女性會征服美國軍人的愛情呢？

同時在德國的美國軍事當局，雖然也禁止美國軍人與德國女性往還，以免納粹婦女團的地下活動，但是那些活潑得無所謂的美國青年軍人，和那些嬌美得不可抵抗的德國青年女性，怎樣能避免彼此的吸引？美國的朱古力糖和駱駝牌香烟，德國女性的櫻唇和肉體與心靈的美，又造成了許多德國男女性鵲橋相會的故事。

尤其是在英國，美國軍人已在那兒屯駐了三年有半之久，好在又是『一家人』，當然英美兩國男女性的結合，更打破了各國的紀錄，茲據消息傳來，倫敦一市就有三千名英國婦人，因為看見自己的美國丈夫搭輪先行返國，便組織了『已婚婦人會』，集衆在美國駐英大使館前高舉『誰來養育美國軍人的兒女？』『我們是被忘却了的美國軍人的妻子！』等標語，並高呼『我們要船！』，『我們要丈夫！』等口號，以資示威。駐英美大使約翰·溫汪特也祇得派員去打取她們的意見，並允許從速為她們設法到美國去。

這一切證明了美國軍人還征服了世界上許多女性的芳心。

# 在美軍佔領區中 粹納女郎的日記

徐勁

瑪麗亞·皮愛康士是德國蒙曉人(Monschau, Germany)，是個十七歲的女郎，她是典型的希特勒青年團的團員曾受納粹主義的薰陶，達七年之久，她的日記(書信體，是寫給她的SS情人的一套書信。已為智力鑑別團(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譯出，作為德國青年對於聯合國虛置的反響。(按：SS為德國特別警衛團員。)

蒙斯果十月七日一九四四年

的確，自從美軍進佔這裏後，沒有東西能使我再激動了。彼德，如果我能知道你在哪裏，我或許還好過些，昨天我聽到，在我們可愛的科倫(Cologne)又有幾度可怕的襲擊。是的，親愛的彼德，我漸漸地覺到這完全不是為求生存的神聖之戰，而是一種可厭的物質競戰，這並非我們可憐的德國人的過失，因為我們並沒有像美國那樣的豐饒的資源，我們也沒有那種性格，喜以卑劣的方式剝削無助的小國。

無一處不是在不斷的轟炸後美軍才進行，他們只有一再地搖頭，說：「的確沒有再比德國兵士好的了」，美國人的怯懦誠是無可描摹。

8th Oct. 1944

今天，藍色的天空上，有明暉的太陽照着，只有一個缺憾——不斷地有轟炸聲與隆隆的砲聲，德軍對於大規模的攻擊，有超人的自衛表現，可是不幸地他們仍只有步步退却。親愛的彼德，爲什麼我們應受這種命運呢？德人難道沒有掬誠向善，無休止地工作過？一切都是白費嗎？

不，彼德，我覺得我們青年，已痛苦地奮鬥過，而仍堅強如鐵，當爲我們的領袖的理想永遠奮鬥下去。等到每人都背棄領袖時，他至少還有他的青年團可以信賴，他們永遠不會背棄他，或許命運將會對我們好轉，我們終於有日被許在凱旋門下行進。

不，彼德；你的愛人即使在這困苦的時期中，也沒有變成一個無頭腦的白癡，或是只會哭泣的老婆子，正相反，我的鍾情竟使我那些神經質的親友們就憂，哭泣嗎，不，我絕沒有想過，也許我沒有再像以前那樣笑過，不過，感謝上帝，我還能克制我的心緒。

9th Oct.

今天槍聲不多，幾分鐘內，我將到鎮上，赫瑪斯屈羅總會裏去，"Heimatstreue"忠於祖國之意，取一份最近的新聞，我已是這裏唯一的女子，我不得不承認這爲我們女性之恥，如果想到這一點，我會發狂，不過凡屬於這個會裏的人還可以完全信賴，他們都是希特勒青年團的領袖。

苦命的德人老是須忍受一個殘酷的命運，我們將要證明的，是我們實勝於我們的祖先，我恨那些美國人，尤其因爲他們以前幾乎都是德國人。

10th Oct.

彼德，我親愛的芳鄰們，以及以前的女同志，其卑鄙實是無限的，昨天一位忠實的朋友聽到有兩位曾在蒙斯果就擱過的德國女總會領袖會和

美國軍人跳舞，這是極端的下賤。

這一天是可怕的，軌軌的機關槍從各方面襲來，尖銳的彈丸鳴聲中，還有一陣火花似的雷雨，真的，彼德，我們還沒有爬過山嶺，（喻困難），武裝的SS，在我們森林裏徘徊，美國的轟炸機羣在上面飛，他們現在飛得很低了。

今夜我們在總會裏議論郭培爾博士的演說。彼德，我永不會原諒他，因為他說凡在敵軍佔領區中的人民，不再是德國人，留在這裏的我們已傾向於美軍了，他使我們總會裏的每一人都憤怒如瘋，真的，我們該投向那裏去呢？到蘭茵河去展露自己於敵人的狂炸下去？

彼德，現在我方始完全明瞭，自稱德國人乃是一大快事，自稱德人就是戰鬥不屈的意思，我們的會裏只降減成三人——兩個同志和我。

我聽說美軍已下一道哀的美頓書給阿克恩（Aachen）普魯士的一城，近蘭茵區（限定十時前投降，不然將用「炸彈」與大砲將這裏毀成粉碎，我們的SS會投降嗎？我現在還不相信，郭培爾稱我們做順民，實在是可惱的，就因為我們仍留着要做德國人。

11th Oct.

今晨，美軍的砲火無計劃地狂開，每一角落都有那種巨砲的吼聲，彈灰與烟塵

13th Oct.

雲霧一樣地往天上飛昇，阿克恩將怎樣呢？很對不起，前天我沒有能寫完那封信，因為我們都得離開這裏，他們正在搜捕德國兵，我們在今天早晨才艱因地回來，當時還有三個美國兵執着手槍漫步進來，每個房間他們都看過，限我們在半小時內必須撤退。

16th Oct.

在勞芬斯屈拉斯，我們配給到一間住房，我們完全不喜歡這裏，人都極窮苦，

什麼都沒有。

至愛的彼德，今天你在那裏過你的生日？如果我知道你能像你這許多夥伴一樣生活在那森林裏，我一定來尋你。

一個可怕的命運已向杜斯堡（Duisburg）與阿克恩襲擊，它會和我們豪華的科倫，與我們其他美麗的城市有同樣遭遇嗎？最好不要想，這些，太可怕了，一切都應該留給時間與命運，我們什麼都不能改變，只有堅持和期望，爲了堅持和期望，你的父親也一定會給你找麻煩吧，我與我的家屬也每天有口角。

17th Oct.

今天我和一位華芬的SS人談話，他是一個俘虜，他來了不過兩星期，假使你能如此不期望而然地說在我面前，那將是一個多麼快樂的巧合！

我今天又回家去取我的無線電收音機，那是一具小型的德國貨，試想吧，我幾乎踏上一枚埋伏的地雷，一個美國兵救了我的命，我至愛的彼德，越是年輕的SS隊員到這裏來，我渴念你的心也越厲害。

科倫，我的科倫！彼德，什麼地方再有正義俾使那些罪犯償付這種行爲呢？我的心靈裏喊出了報復！

昨天「我們」裏一個人報到，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們必須到法國去做清潔殘餘的工作，我自也不能免。

19th Oct.

對於德國現在的「民軍」，你的意見怎樣呢？這兒他們稱做罪惡，與集體謀殺，照我的意見，那是我們沒有新武器的一個標記，彼德，這些年來我們青年白白地做了那麼些工作與犧牲，並無收穫，思想起來，怎不叫人心痛，這是不可能的，那末彼德，我們這些青年將變成怎樣呢？

一架德國的重機關槍又在開動了，在伊弗爾森林（Eifel

Woods)的戰爭非常激烈，那些美軍來了，可是並不能前進，假使我們的兵士有像這些懦弱那樣的軍械，他們將高遠地飛到美國去，他們(美國兵)並不是戰士，只是賭博與探戈舞的愛好者，「戰鬥」與「前進」對他們原只是外國字，讓我們祈望，他們仍會受到重大的打擊。

彼德，當我想起我們一起在蒙斯果的時候，我不能想像這一個奇異的時期會結束得這麼快，人道觀念在那裏呢？他們並不顧憐到兩個生物，我說了什麼？我們並不需要憐憫，生活就是戰鬥，生為德國人，就是忠心不貳，我將繼續忠於我最後的工作與意志，我發誓，我的孩子也將在這信念下長大起來。

21th Oct.

至愛的，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做德國人呢？在蒙斯果，就只贖三個忠正的德國人，那不够可怕嗎？青年們墮落了，美國香烟捏在十五歲的孩子手裏，他們正學着在吸，彼德你的內心不絞痛嗎？我們理想的德國青年的道德那裏去了呢？

昨天，兩個美國兵把我們以前的小隊長從她小孩子旁邊捉了去，和她一起駕着車走了，他們要她說出這裏的行政長官和那些屬員逃在什麼地方，可是她決不會說的，也許輪到我的日子也將來了，你猜我將怎麼說？我說他就逃在阿克恩，使他逃跑的兩條腿方能辨認他出來，我將說謊，但那是一樣的。

27th Oct.

地獄在昨日鼎沸了，機關槍碎碎連發，滿天殷紅，不時夾雜着美國的坦克砲與重砲隊的怒吼聲，在這地獄般的喧鬧裏，又加上我們隆隆的轟炸聲，實在描摹不盡。

我們今天必須到軍政司去，似乎這將是我們被許到家裏去的最後一次了，你知道，美國人在必要時會顯出他們真相的。

28th Oct.

彼德，我仍舊慘白得像個鬼，我們設法獲得回家一小時的允許，在那很暗處的

地板上，我踏着一樣東西，立刻我感覺到那是一個人，我的血凝住了，盡我所有的力氣方止住一聲尖叫，終於我找到幾根火柴，我的疑惑證實了，——一個德國兵的死屍，可怕哪！這兵的面部都癱扭着，變了形，在二樓上有一個傷兵，從他口裏，我們得知了這幕慘景的原因。

我們的兵士原藏匿在我們房屋的後面，實在餓極了，所以他們跑進了我們的屋子，一會兒，他們聽見樓下有聲音，突然就有幾個美國兵立在他們面前，以後那一幕你總可以想像出來，這些豬豚把三箱酒都打破了，壁櫥裏也什麼都不賸，東西都擲在地板上，他們把楊梅果汁潑注一地，直濺至洗衣間，所有經搜查過的物件都丟在地上，我告訴你，景況是可怕的，那些豬豚！寫字台上他們也用火爐蓋敲過，其殘暴實在不可置信。

至愛的彼德，我要請求你一件事，你現在是個有勇氣的SS標記的兵士了，請你接受我這個請求，不要留在民房裏，假使你餓了，那末可找些東西吃，可是千萬離開那裏！你聽見麼？那是太可怕了。

29th Oct.

每四十五秒鐘裏便有一顆炸彈的吼聲，雜在那種地獄的喧鬧聲裏，他們是駛向白魯塞爾和利愛琪的(Brussels and Liege)。

鄰居有一個女孩子，曾經受傷六個月，現在回來了，她也許要躺在床上兩三個月，有一塊彈片打在她的右腿，恰在膝蓋以上，因為在蒙斯果或歐本(Eupen)都沒有X光，她被美國紅十字會送到威爾根雷士(比利時的Welkenraeth)去，X光檢驗出一個膝蓋折斷了，起初他們應用了一個石膏型，於是就讓這個可憐的女孩子帶着寒熱躺着，兩天以後她被送到漢堡(Hombourg)一個美國戰地醫院裏去，又從那裏送到利愛琪，她就在那邊經歷了比國人的仇視與我們轟炸的可怖。彼德，你現在究竟在何處？這本日記簿會遞到你手裏去？

彼德；我仍想留着做德國人！我一定得這樣！只要有新武器到來，它仍可以拯救我們，你想這整個的不幸可能加到我們順民的良心上來麼？一天天地，他們已有多少人漸漸背棄了祖國而投到敵人方面去？是的，至愛的，這會叫人病倒，可是個人應該有勇氣與欲望去鬥爭，生活的意義便是鬥爭，我將這牢記於心，並和你給我的臨別贈言聯繫起來：堅持不怕！

1st. Nov.

這次戰事結束時，我們擁有過的一切都將失去；可是有一件他們不能剝奪去的，那便是我們該怎樣的想或生活，因為關於那方面我們青年已聽得太多了，我們不是在鬥爭中生長起來的嗎？我們將繼續在這舊原則下創建我們的新生命，讓我們竭誠地希望德國人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3rd. Nov.

目前我們得到一份食物（每人每星期兩磅），可是以後在冬季我們或許得餓死，山芋還在地皮裏，我必須等候四個鐘頭才可得到一塊麵包，那不是可憐麼？

我正在聽五點鐘的新聞，消息並不怎樣好，但我仍相信我們德國的勝利，我們對於這事有了些爭論，我相信我母親總有一天會改變她的心理，也許她將睜開眼來，俾能明白時局的進展，究竟是什麼樣子，在這年代生活，其意就是戰鬥，我早就該離開這裏，現在很後悔。

5th Nov.

我時常挨餓，麵包和白脫油都很少，當我想到我們的敵人意欲統治我們美麗的德國，並取代我們原有的佳好的德國語文，我幾乎發狂，為什麼我們必須經受那種待遇呢！就不過因為那些人中有幾個時常地在造謠說謊，我永遠信任我們德國的好兵士，因為他們比任何別的兵都強，我們的敵國有大量的物資，可是他們的兵士驚懼畏縮，不像我們的勇敢，這是一次物質的競爭，我們怎能抵

禦那麼些呢？

今天早上，一架V1經過，使我從夢中驚醒，幾分鐘後，我們聽到一個龐大的爆炸，整個的房子都震動了連窗戶與房門都震開，那一定在歐本附近轟炸，我希望它會找到它的目標，在你眼睛看到的地方，都有飛機在空中，我們可憐的孩子與那許多美麗的市鎮。

8th Nov.

我不能再與我的家屬共處了，在食桌上我得到一次口角，就因為我說了一句：「我仍舊餓哪」，我兄弟說：「你最好去看看醫生」，我祖母就說了幾句可怕的話，「現在你可以為你的希特勒和他的黨哭了，可是那不會給你什麼幫助，因為他們正在領受應有的後果，」我不能留在這房間裏。

今天我們這裏有一點狂熱的情緒，你以為今夜我們的元首會在無線電中演說麼？假使他真的演說，我希望他們不致將收音機關掉，因為我想聽到他，我只願我是一個男孩子，因此我可以為我的理鬥爭。

9th Nov.

今天下雪了，在往年，我們便可有不少的遊戲，可是現在，我們都被管束着不能到街上去遊，更不許用雪橇，貯藏室裏我們也沒有山芋，這些個原因以為街上還有着冷酷的美國兵，我希望我們德國兵重來此地。

聽到V2的利用，我們都很快樂，希望那將會給我們些益處，昨夜我們等候我們元首的演講，但是沒有聽到他的聲音，昨天我願為我們元首作任何事，但今天我不無有點失望，希姆萊真的把我們可愛的元首禁鎖起來了嗎？最高指揮部不再提及元首，我可仍相信他，熱望他，我也深信必有一個較好的前途，勝利是而且必須是與我們的國旗共同展揚。

（節譯自聯軍公報）

# 歷次聯合國會議的重要人物

(李却·勞特巴原著)

## 愛佛勒爾·哈里曼

美國有

名的百

萬富翁

洛塞

將來的歷史家寫下這次正確的大戰史時，他們會發現那唯一參加自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起至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勝利日間的歷次聯合國會議的重要而幸運的人是美國駐莫斯科大使W·愛佛勒爾·哈里曼。他是每次巨頭會議的歷史性場面的幕後人物，大洋中簽訂的大西洋憲章會議，邱吉爾訪問白宮，以及歷次以地名為名的巨頭會議：加薩白隆加，莫斯科，開羅，德黑蘭，雅爾達，舊金山。

一九四三年秋天舉行莫斯科會議時，正是哈里曼初次出道奉遣使蘇。那次會談足以證明，哈里曼外交手腕的開始成功，雖然實際上他在蘇維埃心目中二十年來，早有地位了。

以馬球場卿閣別墅到莫斯科的奇怪的路上，哈里曼是鑷着化學品鏟的。早二十年他的銀團已大量的向蘇聯鑛投資，其時這個年青而不友善的蘇維埃國

家正非常需要外國資本來發展資源。這就是當一九四三年羅斯福指派他為駐克里姆林使節時，這個有大眾思想的百萬富翁會接取的緣故。另一個理由也許更直接的：俄國人以為哈里曼是羅斯福的節目，有足夠外交上的智略來解決前任大使所留下的困難。

哈里曼至莫斯科另一個緣故是他富於學警的纖長的二十七歲的女兒凱賽琳。除了她底自然的貢獻外，凱賽琳於二年前抵蘇後成就極大。她的父親，她叫他「愛佛勒爾」，沒有時間學俄文。而其時凱賽的俄文也不甚流利，她捲着舌頭，能應付一些簡短的社交上的會話，諸如氣候，戰爭，滑冰，飲食，跳舞等。對於俄國人，凱賽在語言方面的才能使她成為大使居邸斯巴索大廈歷年所居的美國女人中最受歡迎的一個。

哈里曼還有一優點為俄國人所尊重。在一個這麼的國家：一個外交上的秘密井沒有印出在第二個報上的謠言風語中，哈曼里的因襲的沉默自然是黃金。

一次我問他是否遞送過流通於史太林與白宮間的私人函件，他強調了下面的話：「大使是合衆國政府與蘇維埃聯邦間交通的溝道。」這是最明確的說明，每個記者都向哈里曼挑刺出過這一問題。

哈里曼雖然不大多說話，可也不是非善於交際的。他把應酬跟工作混合。他參加宴會時以一種他用於打彈子同樣的緊張集中的注意。在莫斯科，如果一個美國人不能久耐俄國的宴會，他不能算是善於交際受人歡迎的。哈里曼如今是俄國人喝善特酒的好對手了，這種酒喝起來就是五六個鐘頭。

在戰爭時間，哈里曼宴會舉行得不多，斯巴索大廈，雖然是大使官邸，却十分忙碌。那間大舞廳用來作使館工作室了。樓上剩餘的臥室幾乎經常充滿了隨時來的顯貴要客，包括成列的將軍們，外交家，甚至如埃立克強斯頓，埃特弗林之類的遊歷家。不管他們對莫斯科的印象如何，他們離開時都深信使館事務的處理是在有才能的適當的掌握之下。就肉體言，哈里曼的手是蠢愚而摸索的。像其餘人一樣矛盾。他強健而不伏雅，遞信而不溫暖。他五十四歲了，可是看去要年輕一些。瑪黛琳卡洛兒有一次把哈里曼列為美國十大美男子之一。他身高六呎一吋，體重一百七十磅，



外貌像個板烟廣告。他的微黑的直髮梳得很光滑。他的參差的眉毛給李維諾夫夫人稱爲「羊狗眼」。就是他的外表，或許也可以使他有一番成就，何況他父親還深思熟慮地留下一萬萬金元和太平洋鐵路給他。

他的全名是威廉愛佛勒爾哈里曼。在格勞頓學校他是羅斯福夫人兄弟的同學。他們叫他小名「皮耳」。一九一三年他畢業耶魯，踏進太平洋鐵道的董事室。有好多年哈里曼把時間分配在華爾街賺錢和在曼陀勃魯克馬球場的球門上。一九二八年他在這二方面都很成功。是年他與阿根廷馬球場舉行過國際比賽，又於次年在華爾街破產聲中作一相等的鬪騎。

此後哈里曼又參身到商業，勞工與政府等衝突中去。他爲羅斯福服務。戰爭最初數月他在倫敦以部長資格作租借特使。他把任務完成美滿，贏得羅斯福與邱吉爾的信任。

跟哈里曼一起在倫敦出現的有他次女凱琳。作爲一個平寧頓學院的學生，她曾經是一個領袖人物。

當凱賽與她父親抵達莫斯科時，許多美國僑民都誤會了這公園街的一夥了。使館職員都在擔心凱賽會不會是一個像好萊塢影片中縱容嬌養的初入社會的

少女，來阻擾他們工作。可是今天事實證明完全相反，凱賽並不是嬌縱慣的。

去年有一個堪察斯的美國兵，仍無效地在追究他怎麼會加入軍隊在蘇聯作戰受傷，他看見斯巴索新聞片中的苗條纖細漂亮的哈里曼小姐時，他長高地低聲噓了一口氣。「活像琪恩悌妮，」他說又添上一句道：「而且有錢。」

凱賽由於她時常溜冰，凱賽常爲蘇聯報上提起。在蘇聯除了羅斯福夫人，沒有別的美國女子像她那麼爲人所知。就是她父親去年夏天也承認了這一點。他到中亚細亞去會見副總統亨利華雷士，無處沒有人不問他：「很高興見到你，可是爲什麼你不帶令媛同來？」蘇聯

報紙并無社交消息欄，而凱賽也并未在蘇聯作廣泛的旅行，她的令譽是難以解釋的。她於一九四四年參加一新聞記者旅行到卡丁森林去視察掘出來的波蘭屍首。這次旅行使她在蘇聯報上大標題出現。也許是她的奢華的衣著反襯出背景的墳墓，使她的對俄國印象不能抹却。

哈里曼在莫斯科最接近的熟人是六十四歲的英國大使寇爾爵士。哈里曼很少時間與其他使節團過往，有時因工作煩重，往往謝絕宴會。他的主要娛樂是飯前一小時的運動與其後一小時的馬球。他的合作也是三十六歲的鮑勃梅克雷

強，他作了哈里曼的祕書已有八年了。梅克雷強在國務院見到爲「大使幫辦」的，在海軍部他是上尉官銜「爲海軍武官：」實際上他的工作下自僕役至上顧問。哈里曼是一種帶了香烟忘了火柴的人，故梅克雷強的工作并不容易，哈里曼又在事情沒開始就希望成功，而從不滿足結果的。

作了二年的大使，哈里曼時常與史太林元的會見。不過他大半歡喜與莫洛托夫或其他助手相會。哈里曼不像他的一些前任大使，他不相信用壓力逼蘇聯讓步。這種態度也許爲忙碌的過勞的莫斯科官員欣賞，可是不爲大使自己人員忍受。他在許多私人問題包括與蘇聯當局有衝突時，拒絕爲他們開舞會。這些事件多半是使館職員或美國軍官娶了俄國太太要她們回美國。從前布立德，史且哈，台維斯或史丹萊常爲這些戀愛事件向克里姆林懇求，可是哈里曼對之總不參預其間。他對付這些求人請求的回答裏：「這會立刻增進美蘇關係嗎？」

無論從地位，財產，與好的外貌來看，W·愛佛勒爾哈里曼處處都是一個不快樂，不定性，不隱固，受挫折的人。可是如果說他有什麼可特別一提的話，那便是：他是蘇聯人民的一個真實的好友，蘇聯人民知道這個。



# 德國兵的傑作 大屠殺 目擊記

青余



這是在比利時德軍殘殺美軍俘虜的脫險者的口述，  
在離開比境瑪爾曼地(Malmédy)市鎮三哩遍地泥雪的田野上，橫躺着一百多個美兵的屍首，他們是德軍對美軍佔領比境的西線上，向(Ranstead)浪斯坦反攻小勝後第一天中所殺害的冰凍的屍體，橫七豎八地堆疊在那裏，因為這

刑場當時還在德兵的鐵蹄之下，所以對於屍體的是否被這樣一直暴露於風雪之中，便成爲疑問，但是這一幕有違於日內瓦會議國際公法的殘暴行爲，祇少可以表顯德軍真相的一斑。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的清晨，一連野戰砲的先遣部隊「B」，正在沿着瑪爾曼地南面三哩，直向聖維契(St. Vith)的路上前進着，在離開到聖維契的一條交錯路還有約三百碼的橫路口，這批軍隊意外地遭到了隱伏在四周樹林中的德軍來福槍，機關槍和平射砲的圍攻；所有美軍的車輛和輜重當場被困，於是他們便立刻採取輜重作爲臨時的掩護，躲在路旁泥溝中開始抵禦起來。祇不過幾分鐘的時間，這二十幾輛吉普車和軍用卡車都給德軍的虎型坦克車中的猛烈的砲火擊潰，祇有輕兵器的他們，自然難於抵敵而被繳械了。

這批德軍在已經俘獲了幾個美軍，其中有五個憲兵，兩個救護車的駕駛員，一個中尉，幾個是軍醫技術員步兵和偵察隊的隊員，這樣全部俘擄的人數約在一百五十名左右，被驅逐在路的一邊給搜查着，所有他們的行李袋，錢，手套，香烟以及軍器全被劫奪一空。然後這些看守的人命令他們排列在橫路的右邊，這批俘擄排列的長度，恐怕可以

## 七 歲 孩 童 開 飛 機

俞雷

亞爾·貝納忒常常說，甚至一個小孩也能駕着一架輕飛機飛行。他不喜歡成人們在他提到這話時，對他懷疑地歡笑；所以他開始證明它。現在他有九個小證人，都在十三歲以下。

亞爾·貝納忒已賣出許多飛機給公眾，也許比任何推銷員還多；而且已教過三千餘人學習飛行。亞爾在前幾年以能幹的飛機推銷員而出名，那時他在紐喬賽州的高鎮，經營一所小飛機場。以飛機場場主的資格，亞爾得到特許，出售賓雪文尼亞州洛克哈文地方的派潘飛機公司的小型機。他懂得許多門檻，再學得許多，並且不久就賣出如許的飛機，同時教過如許的人去飛行，以致於高鎮成爲以航空著名全世的地方了。亞爾是派潘公司的首屈一指的推銷員。

當他在不久前受聘爲俄亥俄州中鎮地方的愛隆卡飛機公司的營業主任時，他得了一個機會來證明他的見解，就是任何兒童能夠飛行。他糾合了幾個住在飛機廠附近的少年

超出一輛德國鐵甲車上的八八式機關槍所能掃射到的範圍。

這時候開來一輛德軍上級的戰地汽車，車中的司令便站起身來，用一枝手槍謹慎地選擇了最前排的一個軍醫作為目標射擊着，他應聲跌下去，於是接着好幾個人被他這樣連續地犧牲了。停在路邊的兩輛坦克車接着迅速地駛過來，在頂上伸出兩枝機關槍胡亂地掃擊着這批徒手的俘虜，其中有幾個是從未參戰過的軍醫，而且手上還圍着紅十字會的臂章，頭上也戴着有「十」記號的鋼盔，可是却被一視同仁地高舉着雙手排在田野上和他們一起作為肉靶子。

這屠殺的開始，在二十五碼附近的坦克車中用機槍掃射的時候，那些沒有受傷的俘虜便也狡猾地跟着已被擊中的俘虜一起倒下，臉孔胸口緊貼着冰凍結骨的雪地一動不動地躺着。虎型坦克和鐵甲車中的劊子手對這些僵伏着的一大堆屍首惟恐其中還有沒有死去的人，所以又來回輪流地掃射了幾遍，然後一輛坦克和幾個德軍首先提議離開，但還有幾個德兵守着，而且在這些已經傷重還在呼喊呻吟的屍體中往復巡迴，他們用腳踢翻着屍首，檢查他們的面孔是否已經真死。對於那些能够牽伸滾動的人，他們便毫不遲疑地在他的頭上再加上

一槍。

其中有一個軍醫，他自己雖然也受傷了，但是他本着自己的天職，看不過在他旁邊的一個受傷的俘虜的痛苦，勉強爬過去替他包紮起來，這時旁邊有一個德國守兵站着，看他們這樣包紮定當之後，却兇殘地將這兩個仁慈的傢伙一槍殺了。

幸喜這些看守的德軍，還沒有十分仔細地查察到其中有幾個是真正裝死的俘虜，還有幾個也是受的輕傷。大約又經過一小時的時間，這些守兵也離去之後，這幾個微倖還能保留生命的人，自然連傷的也在其內，便都打算怎樣逃走的計劃了，所以一見他們去遠之後，便迫不及待的先後有十五個人跳起身來，也顧不得德兵驚奇地發覺他們竟還有活着的，而向他們發槍的時候，便背對着亡命向北直往瑪爾曼地逃去，但是這槍聲又引起了橫叉路口的另一隊德軍的注意，便回過身來攔阻了他們的去路，這樣便有十二個人驚惶失措地逃入了附近的一所屋子裏去，有三個却躲在樹林中。這所屋子便成為這些人的葬身之所；因為德兵在它的門口，架起機關槍，然後用噴火機將這所屋子放火燃燒起來，使這批走投無路的逃俘，不是逃出門來被機關槍射死，便是葬身在火焰和塌牆

，組織他的「高椅」飛行班，包括自五歲至十二歲的九個孩子。

他們是：傑基·孔瑞爾，七歲；湯姆·杜侖白許，十二；安恩·杜侖白許，十；皮爾·李區次，十二；皮雷·貝萊，九——都是中鎮人；以及派賽·拜爾，十一歲，俄亥俄州蒙羅縣人，和他自己的孩子，小亞爾·貝納忒，五歲，俄亥俄七里縣人。

亞爾擔任為導師。起初，他給他們一門融會貫通的「地上學校」的課程，用簡單的語言來教授他們。他用了模型飛機和黑板上的圖解作為例子，解釋飛機的各部份，什麼使飛機飛行，什麼使它在空中留着，轉彎，向上去或下來。

那些孩子們得到一種關於引擎和什麼使它鼓動的粗淺的知識——以及避開推進翼的軌跡的忠告。在機尾的外殼上黏了許多麻布片，使它飛舞起來，用以表現空氣對於機身的的作用。

於是，他們受到突地約飛行訓練。亞爾帶他們在一架愛隆卡領袖型機內練習，那是一種簡潔的，小型的，並肩雙座的遊玩飛機，它以每時八十五哩左右的速率作舒適的飛行。

當然，這飛機是為成年乘客而造的，兒童握不到舵桿和駕駛盤，而且還不能從避風玻璃上看出去。為年長一些的兒童，亞爾用飛機廠辦公室裏拿來的厚電話簿，把沙發褥子墊高起來。為年幼些的兒童，他在足踏桿和駕駛盤上裝了一些巧妙的延長部份。

亞爾給他們一些普通的飛行指導——起

之中，此後其餘三個，他們便繼續匿身在樹林中跑着，直到黑夜光臨，才完成了脫險的劇作。

在這第一批的逃亡之外，另有幾個俘擄便也作同樣的逃亡。有幾個果然被他們僥倖能逃返到美軍的陣地來，但是也有仍被殺戮生命的。總之，這些還能生還的人，大都是在黑夜後才脫險的，有幾個受傷的人竟在雪地上躺了近十二小時的長久，直到半夜才得安抵自己這裏。

近乎一百五十幾名俘擄，被德軍公然當作肉靶之中，有四十三個是確然知道脫險回來的，而且大半還是受傷的。像「B」隊中一百三十名之間，僅有三十八名得到平安的報告，此外也許另有保留着生命的人，但是沒有生還的可能性。

慣常在每次被德軍兇戾的屠殺之後，軍事調查會便立刻將脫險者的口述，加以詳細的證實後發表出來。下面便是依據五個受傷的在訊問了十多小時之後的記錄，在他們胸腦中還保持着當時這幕血淋淋的經歷的驚恐，又訊問了其他三十多個脫險的人，他們對於那時最微小而容易模糊的地方，竟也一一說得完全相同地敘述着。

這調查會爲了確證這十二月七日雪

地大屠殺事件的真相，便也訊問了幾個德國俘擄，所以更明白了。這以下便是調查會發表他所收集的供實和幾個逃俘怎樣脫險的經過：

第一個是叫浦契的記錄，他說：「我們的野戰砲的先遣隊「B」正在瑪爾曼地的南面前進着，在約一時半的時候，我們聽到敵方的槍聲大作，便立刻停止前進，跳下車來躲在路旁的泥溝中，經過一陣抵抗後便成爲俘擄了，德軍將我們包圍着搜索每一個人的身邊，這樣，香烟，錶等，都落入了他們的袋裏。約一刻鐘後坦克車開來，這時還沒有什麼變卦，直到在橫路的轉角處開來一輛官車後，在官車中站起了一個長官，他拉出手槍向我們之間射擊，第一個被槍死的是站在我左面一碼附近，第二個却在我的右邊。此後便是一輛坦克車，接上來用機槍向着我們這一百五十多名被看住的俘擄，毫不留情地射擊起來，我們相繼跌倒，就這樣裝死的和真死的堆着。此後每一輛開過的坦克車都用機槍向我們這堆死屍掃射幾遍。有一刻，這批德軍還用手槍向我們之間肩上有官職的人開槍，不管他是已死還是未死。其中有一個軍官，因爲他用泥土塗在自已的標記上，所以給瞞過了。在二時三刻左右，坦克停止他們的行動，又一刻

先一次示範飛行，於是緩轉灣和急轉灣，起飛和着陸，等等的實習——而這些兒童確實成爲順熟的了。

國民航空會的規則不准十六歲以下的少年作單獨飛行，雖然他們並不禁止任何年齡的人跟一個導師同機飛行。

「如果那規則不禁止它，」貝納忒說道：「我現在就可以讓其中二個孩子獨自飛行——十歲的安恩·杜命白許，和七歲的傑基·孔瑞爾。不管有沒有規則，我可不知道究竟它將能把他們絆住多久。」

亞爾堅持說，這些少年結果證明那愛留在地上的，厭惡飛行的人是絕荒謬的，他們慣於驕傲地而且高聲地確說：不，先生！我將要飛行的惟一方法是當我能夠留一只腳在地上時。」這是人對於飛行的內在的恐懼才憤恨和阻滯了航空事業，或許下一代人將不會受它的苦。

「這些孩子，」貝納忒肯定地說，「不曾有機會學到人是被假定害怕飛行的那種觀念；所以，他們一點沒有學習飛行的成人所有的神經過敏。從開始起，他們每人在飛機中就很有自在，似乎他是在一艘近海輪船裏一般。他去飛行比他雙親首次去開汽車還不在乎。」

貝納忒強調着說，「教練一個成年人去飛行，主要是在乎打消他的神經過敏，克服他對於飛行的天然反感，使他覺得在空中很自在——而後教他運用飛機的控制器。」

「對於這些兒童，」他解釋道：「你可以跳過那種預備步驟，而直接從頭起就教他

鐘後便有人提議說走，接着我們便有十五個人跳起身來，向我們躺着的路的北端逃去。有十二個人奔進了一所在橫路西北面的小屋中去，我們三人還是跑着。在屋子那面，我們看見有四個德國兵架着一枝機關槍，對着門口，然後放火燒起屋子來。在那裏還有個黑制服的德兵，手裏執着手槍，他好像要看見我們的時候，我們祇得又躺下裝死，慢慢地滾到一個竹籬邊去。這樣便一直睡到黑夜降臨，才沒有被人看見。在我們三人中，祇有一個參謀部的警衛是傷在手臂上的。我們繼續逃着，直到離開大路有二三百碼之後，才稍稍休息一下。又走了半哩多路，遇到一個也是我們一隊中的軍醫，他傷在腿上，於是我們四個人便得重行歸還瑪爾曼地。」

還有一個必需要記述的是一個受傷的「B」隊中的中尉，他說：「在進向聖維契的交錯路口，我們才轉灣走了三百碼之後，便聽到步槍和機關槍等輕兵器在東面和西面向我們打來，有幾個德兵伸手示意，叫我們自動投降，因為他們說他們的坦克車已在那面開來，我們祇有這些輕兵器自然難於解圍，所以就束手待縛了。在鐵甲車中，有一個長官似的人伸出頭來，預備開我，但是我調了一個地位，他便去開另一個人，結

果兩槍都放空了，我便假意落在路旁的泥溝裏。在先時大概有三四輛坦克車開來，他們要我們說出後面還有多少兵力，又沒收了我們的錶和手套等東西。我們的軍醫伍長請求他們，對於受傷者不能再加以虐待。但是被拒絕了。我們起初排隊的時候，有一個德國官兵用手槍開放我們，於是我們沒有受傷的也裝着倒在在地上，而且恐防被他們發覺所以動不動地躺着。這真是太殘酷了，我躺在地上腿上還給他們擊中了兩槍。在他們認為這兇行發洩得滿足了之後才離去。片刻之後，又有大隊德軍走過，他們賞給我們飽噓了一餐皮靴的滋味。我們躺了一小時多以後，才起身逃走，我逃在一個穀麥堆場裏暫時遮掩了一刻。

當我們正在被他們槍決的時候，誰也想不到能有脫險的僥倖，因為我們已經被繳械，而且雙手高舉着捧着頭顱，所以我能够這樣的回來，真是托天之福了。」

在野戰砲隊 T 5 中步兵契米脫，他是爬在水溝裏，用泥草掩住身體而幸免於死的人。當其餘的伙伴投降的時候，唯有他一人跳在泥溝裏藏着。但是在德軍用機關槍猛烈掃射的時候，他還冒險地在地上匍匐着，爬行到四十呎開外的水溝裏去藏起來，然而這水的深度僅祇一

們飛行。這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他們能夠駕駛輕型飛機。他們似乎是生來就知道怎樣拉動控制桿而得到平穩的轉灣，甚至怎樣做不錯的着陸和飛起的操作。」

那末，中鎮的父母們對他們孩子的飛行，作何感想呢？

他們很喜歡這事——因為中鎮是一個盛行航空的城市。

「事實上，」貝納忒說明，「有些父母請我們教他們的孩子學飛行，這點我們是很高興的。可是我們在這些事上是太忙了。無論如何，這些孩子已經證明了我們的見解——這是如此簡單，兒童而能夠安全地飛行。」

本文為 George R. Reiss 所著載於本年七月十四日 *N. Collier's* 雜誌。

呎，契米脫說他看見有約四十輛虎型坦克，他說：「在我們的先遣部隊被阻之後，黑衣制服的德兵將他們繳械和包圍了。我在溝中用泥草遮着，所以沒有被發現而被補。我一動不動地躺在水中裝死了好多時候，也不知道他們是否真的沒有看見還是怎樣，我却看見他們在開槍掃射的時候，幾乎每輛坦克車都發火的，以後陸續開過那裏的鐵甲車等也都要掃射幾遍。我在水中躲了二小時以上之後，全身麻木得連手指都不能動彈。但是我還勉強爬到樹林中去，然後才得開始摩擦活動我的手足，同時產了我的

羅盤針的指示，終於給我找到回來的原路；直到遇見了一個够朋友的哨兵才幫助我回到這裏。」

利姆是「B」隊中許多步兵裏，僅有幾個沒有受傷脫險中的一個；當德兵將他從泥溝裏拖出來之後，便沒收了他的錶和戒子。他說有幾個美國兵，當德兵走近來搜查的時候；沒有舉起手來，便給他們當場槍決了。他這樣切恨地說：「有幾個躺在地上的還在呻吟呼喊。德國兵走上來給他們痛快地加上一槍，結束了生命。我雖然不能聽懂他們說些什麼，但是看見他們露出陰險的譏笑，商量了一陣之後才發槍打的。我還看見有一個躺在五呎之間的T5隊員，在腿上被擊中二次，而且身上的東西也全被搶光。我們雖然談過話，但是我却不敢向他看，因為守兵正站在他的頭旁，大概還在搶劫什麼東西，他便高聲大喊：『No-No!』所以又被打了一槍，我事後問他怎樣，他說受傷了，但是終於也一起逃回來的。」

我還看見有兩個逃走的是軍醫，因為他們不是我們一組裏的，所以我不認識他們。有好幾個軍醫被打死了。我們的上司中我知道有一個是逃走的吧！我還看見有一個穿草綠色雨衣的，手臂上綁着一圈布條，但是却不知道他是否平安的回來了。總之，因為人數太多而且逃的方向又不一律，所以我不能確定究有多少人是在脫險的，不過像我們能有十數個人一起倖免於死而生還的，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團體了吧！」

安道生是來自印地的救護車駕駛員，他正在開着車子從瑪爾曼地南面到匯姆去，被「B」隊野戰砲隊阻住去路。這隊伍中有高射砲，鐵甲車，吉普車等。所以他也不幸被捕了，他雖然還有紅十字的臂章圍着，可是還是被困在所有俘虜一起。他說其餘還有許多手上都像他一樣圍着紅十字臂章的人，也都被殺死了。他親眼看見一個這樣的軍醫被擊在胸口死在他的身旁。他覺得這種對於徒手者的屠殺，真是一件慘不忍睹的事！

當敵方在向這「B」隊兵士圍擊，隊中的發浦曼正在「B」隊中擔任駕駛一輛四分之三噸重的戰車，這是在戰地上一種抵禦飛機俯衝轟炸最靈活的東西，他敘述說：「我們全都躲在右面的泥溝中，但是還不免遭到機槍和平射砲的攻擊。此外又有幾輛坦克車開來，向泥溝中用噴火器縱火噴燒。我和還有一個人先後跳出溝來高舉着手，於是我們被圍困在一起向路上走去。開過來的一輛坦克車停在路旁，叫我們自動退下手上

的錶和手套。他們將我們圍集在一起，再走向屋子西南的集團裏去。這樣的一刻的時間，便有一個德兵抽出手槍向我們射擊。於是在我左面最近他的一個應聲跌倒下去，他又連發了幾槍，在我身後的幾個都倒下去了，然後他們開機關槍一連串的掃射起來。」

至於那兩個醫生，其中一個本了人道而拯救他的同伴，却被加害的這件事，是「B」隊中的警衛亞倫親口所述的。他還知道這兩個軍醫都是在他一隊中服役的，所以也能很清楚說出他們的名字。

有一個美兵在沒有被攔進槍斃圈中之先，已經被困在德軍的鐵甲車中有二個多小時了。他是駕駛着吉普車在匯姆附近，而不幸被捕的，他被架上了他們的車子。最後終於也被圍困在這批俘虜中，作為他們一時玩賞的人肉犧牲品。他雖然傷在手臂上，但是還給他逃返回來。

這樣逃返回來的人所說的種種德兵兇殘的行爲，都給一個德兵 *Pattner* 部隊中的SS支隊的一個俘虜證實了。下面便是他的報道：

「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的下午約三時半的模樣，我看見大約有五十多個美兵的屍體；躺列在通向三叉路的曠

# 一个女傘兵的故事



羅 蕙

離開法國三年半後，在一九四四年正月某一天的清晨，我又達到法國的領土。在我完成特別訓練後，等候這機會的到來已有兩個月了。我和一個巴黎的學生約翰克勞特一同降落，他預備去做抗戰人民的教師。在等候的當兒我們忍耐地研究我們的地圖和計劃。

我們第一次的出發很是掃興，因為霧不能跳下。第二次駕駛員費了二十分鐘和地上的人士取得聯絡。那時我們坐在門的旁邊，注視者我們重轟炸機的影子，在原野上滑過，在樹上和屋上跳動了，我們的臉被空隙中吹進來的冷風凍僵了。

「好了」我們的指揮人指示已到達

目的地，「下去吧！」於是我跳下去了，推進機轉動的冷風使我透不過氣來。突然四下靜寂。我就在清朗寒冷的月下飄飄下墜。

當我摺疊降落傘時，我被一羣微笑着的人民迎接，他們熱烈地歡迎約翰克勞特和我，並把我們領到附近的農場，我們在那裏等到天亮，然後穿過冷凍的田野，到一個村莊，那裏停息着一輛歡迎我們的車。幾小時後，我遇到了我的首領。他把我領到山頂上一個冷漠的農場上，這將便是我的家。農夫和他的家族很懇懇地招待我們，拿出最好的酒和最陳的白蘭地。在解放日前我和他們住在一起有五月之久。他們從沒有要求我爲了他們的安全而遷居，他們知道假使我被捕獲，他們將遭受極端的危險。他

野上，那裏距離瑪爾曼地很近，大約到斯塔成洛不到二三百哩的地點，這些屍首竟橫七豎八地綿延在地上，有三四十呎的長度，還有許多是頭腳重疊在一起的。在那裏附近的一條籬笆後面有一所燒燬的房屋。我還看見在這屋子周圍有不少殘缺的鐵甲車吉普車等停着，這景象真够淒涼，使我永久地留在腦裏不能忘去。」

因了訊問德國兵的結果和那些穿SS制服的供狀後美軍才知道這 Panzer 部隊的那些SS兵，是要負槍殺瑪爾曼地美兵俘擄的責任者。因爲他們覺得在東比利時，美軍的反攻使他們軍隊的死亡率大大激增，所以才出此下策，作爲報復。

有一個雖然是SS支隊的德國俘擄，然而他却沒有參加這次屠殺的勾當；但是當我們問他對於這些被俘而加害的作如何感想的時候，他回答說：「這真是罕見的一件事，在我想來也是一件太兇殘的謀殺案，」還有一個德俘，他對這件謀殺批評說：「我想他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不過這樣殘酷的手段，在他們或許認爲是一件有趣的玩意而已！」這真是太慘無人道了！

(美國陸軍雜誌週刊二卷二十九期)



們僅是千千萬萬做同樣事情的家庭的一份子……

我的任務是替我的首領傳達命令，使他和他區域中的人員保持聯絡，我攜帶情報，錢幣和各種命令。我也陪伴從蓋世太保那裏逃出的政治犯和躲在法國人家中的聯合國空軍到底尼利斯山（Pyrenees）守軍那裏。

當我不能記住密碼命令時，我常把它們夾在草紙中，有兩次德國人搜查我，但是他們很不好意思去搜索這些東西，就把對於他們很有用的文件忽略過去

了。  
第一次我乘公共汽車時，聽到自己用英文說：「請」我十分慌張地向四面觀看，幸而沒有人聽見。一個人在不安或驚張的時候很容易犯這種重大而愚蠢的錯誤。我會耗費兩個月功夫使我在任何地方不使人家注意。

一個人應該使他的衣着行動和四周的環境調和。有時我在農場中，有時在小店中，有時在漂亮的家庭裏。我家裏的人或許會不認識我，他們可看見我把帽子帶得低低的穿着舊雨衣，還有吃麵包和臘腸時的一副蠢相。有時我把頭髮梳在頭頂，戴着長長的耳環，穿着短裙，裝扮成一個土魯斯人的樣子。我最歡喜穿木製的鞋，和農場中所穿的深藍色

大圓裙子。

常有人問我關於死裏逃生的險事。

我總想起和約翰克勞特在快車上旅行那一回事。我們帶着幾隻箱子，裏面裝滿製造炸藥必需的用具。火車出站後不久，約翰克勞特叫我到走路中告訴我蓋世太保正在搜查車輛，我很不安地等待着，終於有一個進入了我們一節車中。他盤問了我們一些時候，叫我們把行李打開，我從眼梢中看見約翰克勞特把手按在褲袋裏的槍上，我想事情糟了。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帶着兩個小孩和許多行李的好人懇求檢查者避免打開全部行李，因為重新把它們裝好要費許多時間，真出於我們意料之外，他考慮了一下，竟表示同意，祇指出兩件行李要打開來檢查。微倖地，沒有一隻是我们的。他後，我覺得兩腿發軟出了一身冷汗。

六月六日後我們全部避入麥蓋司（Maguis）。我繼續乘汽車或自由車和外面保持聯絡。我會走了幾百哩路和德國警衛相遇而毫不受他們注意。不久敵人攻擊麥蓋司被我們擊退，受了嚴重的損失。一個紐西蘭的皇家空中駕駛員，在麥蓋司和我們相處了幾時，那一天打得非常出色，他用勃倫槍靜靜地一發一發地射擊，幾乎全部擊中了他的目標。

### 洛克

美國科學界最近對於戰後汽車事業的新貢獻，就是人造橡皮內胎。它貯氣較之天然橡皮胎耐久十倍，一年中只要打氣三四次，而且就是穿了孔，仍然可以不再走幾里路而不癢。製造這種車胎的原料是酪脂橡皮，一種有二年商用歷史的人造物品。製造者標準油類發展公司說，酪脂橡皮已被陸軍試用過，證實了它的好處就是陸軍每月得到一千二百萬磅來做車內胎，它的其他用途是防水布，營幕，皮帶水管和帷帳等。

## 胎車汽：之神精戰久持有

它的炭分子較之天然橡皮少得多，所以對化學物品，日光和氧氣有較佳的抵抗力。然雖。是扯開時也緊緊拉牢，所以一只車胎在走了三萬五千哩路後被一枚小釘刺穿，還再能走數里路，而不致洩氣。酪脂是從煤油提煉做成的。美國



# 加拿大首相金氏

武秀

摘自讀者文摘  
九月號

一九二一年以來五個時期中，整整地十八年，金氏

做了加拿大的首相。歷史上自俾斯麥以後，沒有一位政治家能身爲一國之首在職如此之長。去年六月中，國內反戰情緒高漲，左傾右傾問題鬧得厲害的時候，金氏却始終站在半路上；始終保持他自由主義一貫的作風，因此又在第六屆的選舉中獲勝了。

他現在約有七十歲的高壽了；但他還是很強健而且平和。他確信他的現階段政府地位非常堅強，無論從國內或國外方面看來，他的政府決沒有動搖的可能。過去加拿大受了鄰國（指美國）工業化的影響，現在她也是一等的工業國了。言行一致

這，又不得不歸功於金氏的領導有方。

加拿大是世界出產鎳，石綿，鉛及鎘等最多的國家，其次要算金，鋁；再次要算銅，鉛及鋅。貨船的出產量僅次於美國。美國在加投資總額約值四萬萬美元——居美國在世界各國投資數量的首位。

加拿大不但是合衆國的鄰友，而且是她的一個好主顧。美國出版的書籍以及印刷品，約有三分之一是在那邊出售；三分之一的汽油產物及四分之一的農作物品都出口到加國。自從戰爭開始後，兩國的貿易總額更見高漲。

次戰爭。在一九一四年，僅在英國對德宣戰後數小時，加拿大亦毅然加入了戰禍。一九三九年大戰又起，金氏等待一星期後請求議會通過宣戰案。他道：「我們以新世界上的一國的資格，應該參加英方對德作戰。因爲，英國是爲了世界上各處自由而戰！」結果，議員一致贊成。加拿大重又投入了戰神的懷抱。

第一次大戰時，槐北克（Quebec）反英被徵人員的百分之九十八未服軍役。這十萬名以上的法籍加人志願投軍；百萬以上的加人服務在軍隊中，更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人要求派往海外工作。第一次大戰時徵兵會引起很多的國內問題，但是今次

，金氏在槐北克國會的六十五位議席中贏得了五十二席，政府的徵兵令因此毫無阻礙地進行了。

金氏更領導加拿大加入太平洋戰爭。並且支配戰後加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及關係，尤其對於合衆國他負有連合軍事行動的責任。金氏實是在國際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但，他或許不十分出名罷了。

「很久以前」金氏告訴作者道：「我就知道保持忠告的價值。」金氏交友之道重忠誠，因此他也不易接近，他更不喜歡酒宴，所以他很少有知己。他唯一最親切的朋友是板脫第二（Patterson），一位蘇格蘭的義勇兵。

金氏素來是渥太華地方一個最有爲的青年；善於宴會，且精舞藝。他還未結婚，且厭惡吸煙。內閣會議時他甚至不許閣員們吸煙。今次大戰開始時，他在電台上播音請求禁酒，他也立誓不

喝酒，他對於餐食非常健忘，而且他時常作小睡以調劑精神。

大部份的星期日晚上，金氏會至渥太華的聖·恩及留教堂去祈禱。此外，他還有早禱的習慣。用餐時，顯出十二分的溫雅。在家裏或出外旅行，他總是帶着聖經，每天祇少要讀完一章。

他本身並不十分富有情感。新近南非首相末資氏訪問渥太華時，金氏同他合攝一影，一手舉起禮帽，稱呼羣衆。但金氏不像旁人所想像的那樣嚴肅。他在家鄉根斯米 (Kingsmere) ，

(距渥太華十五英里) 的農舍中親自接電話及開門迎客，有時，室內有灶烟時，他會向客人道歉道：「我大概生火生得不好。」茶會時他堅持要自己侍從，閒話不多，然而他的言詞有趣到也不亞於他的已故友人羅斯福總統。

金氏的理髮師住在勞里埃旅舍內 (Laurel Hotel)

他在金氏第一天就任首相時就接受了這個位子。現在他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在去年冬天那理髮師與他的妻子慶祝他們三十五年週年的時候，金氏亦出席這個盛會。

金氏與前任美國國務卿赫爾已有許多年的友誼。他知道舊金山會議成功的秘訣

——如何接近赫爾的意思。當他代表加拿大在舊金山開會的時候，他不斷地與赫爾作私人方面的通信。那時赫爾還在華盛頓臥床養病哩！

金氏所切齒痛恨的是任何形式的專制體制，他愛護民主，這大概是受了他祖父的影響了吧！他祖父的名叫威廉里翁·麥根是 (William Lyon Mackenzie) 。一八三七年，這個剛毅的多倫吐 (Toronto) 印刷家 (指他的祖父)，因為私費至倫敦請求修正殖民地法案失敗而回，回來後，決心聚眾反抗皇室。皇室得到了他的像片後，就懸賞一千英鎊捉

拿他。

他的祖父在美國過了整整十年的放逐生活。貧窮如洗，終日挨餓。就在那邊金氏的母親出世了。至今她的照片還掛在金氏的案桌邊。首相時常津津有味地講那八三七年他祖父在美放逐的生活，似乎他亦會親歷其境呢！

金氏的父親是一位名律師，當時會叫金氏攻讀法律，但金氏對於自己今後的使命已經知道，所以最後立志研究經濟學及勞工問題。他在支加哥大學攻讀勞工組織時是靠了校友會基金的支助。

回國後，金氏為報紙寫了不少關於多倫吐地方工業不良的情形。當他二十三歲時，他寫一個題目關於「郵差制服製造業」的勞工狀況。這個報告被帶到渥太華的郵務局長面前，後來改進了資待遇的決議案終於通過了。我們由此可知他筆鋒的何等銳利。

廿六歲回國後組織勞工部，自任副部長。除了一個短短的時期，他在美國擔任勞克勿耳基金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工業調查組組長之外，他一帆風順地度着他的公務生活。年青時，雖然袖口捲起，形若工人，但他決不想信這般所謂馬克斯主義的東西，他並不希望加拿大搖身一變，他只希望加拿大能夠一天一天的進步起來。

他更是一個改革家，但他不希望利用階級鬥爭社會分裂來改良。他以為民主領袖第一應該能够領導及說服少數的人，而且更積極地改良工業與政治現狀。

加拿大現在需要國內各階層的亂和，因為現在法國及英國式的社會色素仍然在加拿大內部存在。金氏亦會勉力使其減少。他自己雖然是一個基督教的教徒，而他的主要幕後擁護者却大半是天主教教徒。

金氏對於大英聯邦可說

極效忠了。推其原因是因爲他想信加拿大並不是僅僅一個國家，但是，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她完全自主，決沒有互相依附的現象。金氏這種堅信不拔的理論造成了現在加拿大在世界各國中獨立地位。

一九二二年英帝國對土耳其宣戰，新西蘭及奧大利都願意幫助帝國從事戰爭。金氏及他的內閣就電叩倫敦：「在我們未會加入戰爭之前，我們先要知道這次戰爭爲的是什麼？假如你們能告訴我們的話，則我們就可立即召集國會，商議宣戰案。」這種傾向於獨立的表示使得戰爭的發起人（英國）大吃一驚，後來英帝國當局對於加拿大的壓迫也緩和了些。一九二六年金氏重申命令，要求自治。他要求來一次選舉，忠告當時總督貝恩勳爵（Byng）解散國會。去年倫敦方面預備組織一個永久性的機關來控制殖民地自治領等的貿易，外交

關係。其中主要的對象當然又是加拿大了。加拿大以前是被人認爲一個小小的國家。但在金氏的領導之下，她已進而爲一

個中等的國家人民富有統一性及強盛性。在舊金山會議時，金氏代表全加人民以及全世界中等國家的百姓發言辯護。

金氏的一生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化在爲他的國家。他現在還沒有要榮載而歸實行退休的意思，他還想爲他的國家繼續趕吧！

### 奇異的大學課程 飲酒研究

世界著名的耶魯大學 (The Yale University) 有着各種不同種族、國籍、信仰、與嗜好的學生。傳教士、釀酒商人、禁慾主義者都在一塊研究學問。受了嗜好的影響，竟然替學校當局開了一種最新的課程——飲酒研究學院。

自一九四三年耶魯大學暑期班創設了飲酒研究所後，即有三百六十二個嗜酒者申請入學。原來申請者共有四千餘人，皆因對於飲酒之道，無深切認識而落選。每學期學費規定一百元。學生年齡不得超過四十五歲。因爲此等壯年人能將所學得改良方法指導他們。學生人數因格於各種設備，不得不稍加限制。惟學者與此道有興趣者，可以免費旁聽。他們共同合作，欲以飲酒對於人類的影響，加以科學的窺探。而各界之贊助不遺餘力。尤得美國教育協會及美國耶穌教聯邦委員會幫助聘請教授，介紹學生，印送工作報告等，故發生這樣迅速的效果。

名著作家霍華哈格教授 (Dr. Howard

W. Haggard) 也是爲了好奇心的激動，便和他的助手在耶魯大學的應用心理學實驗室裏整整地化上五年工夫。第一次是失敗的，因爲單就一種心理的測驗，決不能有確定的答覆。所以他便擴大他的組織，將社會上著名的社會科學家、靈性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與統計學家，都邀請來共同研究，並且增設了二個實驗室。名謂耶魯計劃實驗室。他們的在檢討

(一) 飲酒對於人身的影響，(二) 飲酒對於人格的影響，(三) 飲酒對於社會的影響，(四) 酒類的買賣與統制，(五) 酒醒的感覺。每天有卅三位專家講述飲酒之哲學及其影響，以後便自由討論和組織小組會辯論，共同切磋，務須每個問題，皆有明確的結論。

他們改革的方法，祇是激發個人情緒，飲適量的酒，曾經將一百四十五個男人與廿九個女人，加以試驗，曾得到一半的成功。他們依舊得到飲酒的樂趣。但不傷損他們的健康，對於社會的秩序，也無滋擾的現象。耶魯大學目下正計劃擴大範圍，以便將美國七十萬病態的嗜酒者，加以有效的改造。

朱人良

譯自星期新聞

# 要「世界政府」呢還是世界毀滅？

Stephen King-Holl 原著

王履箴 譯

究竟要與不要？要生或者要死！要一致起來合作呢？或是要同歸於盡？今日的世界上的人類突然面對着這樣的一個危機，英國的著名評論家金荷爾便有如此的看法。

你的種族，信仰和色彩如何，已被廣島與長崎的原子炸彈的極其無情的爆炸的熱力，與其他的人類很堅強地聯繫起來了。原子炸彈已使得政治的與經濟的國家主義毫無意義了，所以也把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消滅了。

然而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或總力戰爭的消滅，與國際政府的成立，尙未完全實現。據說對於每種侵襲的方法，必然獲得一種防禦的方法。這種解說仍然是確切的，不過也要知道對於原子炸彈的襲擊，在物質範圍內，似乎還找尋不出防禦的方法來。再發明更秀良的炸彈，以及製造更多的炸彈，都沒有用處；躲藏到地下去，考慮一九三九至四五年的不合時流的舊式戰爭，又有什麼用處。防禦原子炸彈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產生一個

在廣島與長崎投擲原子炸彈，的確是一回恐怖的事件，但這也或許是人類有史以來，從來所未有的，爲偉大的目的而犧牲的大屠殺。現在纔證明了每個人對於國家大事，直至於世界大事，都是有利害關係的。

你是人類中的一份子。不管

任何人都沒有向其他的人拋擲原子炸彈的願望的新世界。

譬如今日，我們英國人都知道美國人有原子炸彈，並且知道從日出到日落的時間裏，就可以把這東西向倫敦拋投。然而我們並不情願自尋死路。我們也並不覺得在美國的天高地厚的慈悲下過日子。假如我們聽得法朗哥手頭裏也有一袋原子炸彈，請問那時我們會不會像現在一樣地愜意呢？

再從另一個視角觀察。至少號稱三大強國的美、英、俄，不久都將能製造原子炸彈，這却是一種正確的假定。繼之而起的還有法瑞等國。製造原子炸彈的方法還要簡易。那時又怎樣？每次新聞紙一載國際政治上起了波動的報道，人們就要問道：『假定今晚他們來拋投一百顆原子炸彈，將怎樣辦！』

沒有一個國家，膽敢對其他的國家，發六小時限期的哀地美敦書，緣於遲到五小時答覆的當兒，原子炸彈已如雨點那樣落下來了。自不消說，表顯於政治與經濟上的主權國家，都要碰壁了。唯一的解脫的方法，祇有從速產生一個世界政府。除掉避免這個世界各處猛烈地爆裂以外，簡直沒有別的法。

世界政府的出發原是自然演化的結果，或許要一二世紀以後纔會產了。國際聯盟就是種種類似的嘗試的繼承者，可惜各國都不情願在國際的會章之下低頭。二十五年以後，在舊金山會議中，又有一種溫和的嘗試，想把國家的主權，爲人類的幸福，而合理化起來，但這種嘗試也不過在一種滑稽的雲團中爲大家所採納了。殊不知幾個青年，搭着兩架B 29型的飛機，載

着兩顆原子炸彈，却把這一切的虛偽炸得一千二淨了。

究竟要與不要？要生或者要死？要一致起來合作呢？或是要同歸於盡？這就是與自然的原子炸彈同樣存在着的，人類的腦筋中的最微細的原子所發出來的殘酷的質問。

再把這問題詳細地解說一下吧！現在一般的戰艦，航空母艦，巡洋艦，魚雷艦等，究竟有什麼用處？坦克車，噴火器等，都和大小排砲一樣，等於一堆又一堆的廢鐵。龐大而費周章的聯合作戰的機構——如準備進攻日本的一切準備都是破銅爛鐵而已。徵兵與不徵兵的辯論都是廢話。緣於原子炸彈能使其使用者徒然襲擊，其糜爛的結果，可以使得敵方非武裝的人民完全消滅。首先使用原子炸彈的人，也未見得就操了必勝之術，因為甲國雖已化為地獄，其原子炸彈轟炸機，仍然可以去襲擊乙國故耳。

各大強國的政治家如今正欲解決歐洲，中亞和遠東的戰後問題，而其實原子炸彈已經把列強的政治標準炸得粉碎了。

假如我們的思想，以為這些問題，祇不過是一九一四年時煩擾我們的諸種問題的復演，根據這種觀念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便要遭逢失敗。假如我們再用聯合國憲章，卜勒登、烏池，及外長會議等機構或工具，來克服今日的世界的困難，也等於自欺欺人。我這樣批評却有兩種理由：

第一，我們今日的問題絕對不是舊問題的復演。在原則上這些問題都是新型的。也並不是與世界有關連的國家問題。這些都是整個的世界問題和整個人類的問題。

第二，因為上述的組織與工具都是根據國家主權而建立的。這種組織就像一羣猴子倒掛在樹枝上，交頭接耳在商量一樣。我們現在却要一種像人一樣地把尾巴坐着的組織來共同討論這些問題。

假如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就要坦白地承認世界政府

，已經不是少數的理想主義者的幻想了。世界政府已變為成熟的，實際的，刻不容緩的東西了。

假如世界政府能儘早產生出來以免糜爛，組織中的人們就要大膽地做去。也不能偶爾一舉行會議。各國的領袖——假如沒有別種適當的名稱的話，就用『國際安全保障委員會』這一義名也可以——却應該按時集會商討，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行政委員。『安全』二字的意義，已比該委員會在舊金山成立時，為一般人所了解得多了。這種世界組織應該有決議，應該注意其決議案是否為人所遵守。

我們並不必憂慮，人類的能力能否從種種困難中產生真正的和平和新的世界。從實際上說，由於人類的理知的活動，已使大家面對着人類史上唯一的大危機，當然也能想出辦法，求得合理的解決。這的確是能夠做到的事情，也是必需要做的事情。

接自第五頁「解甲後第一天」篇

卷，無一不提，這才是一種平民生活，好，現在該脫下軍服而換上平裝了吧！

我打電報給我姊姊，在洛杉磯我又寄了十塊錢給她，講給她聽，我現在的情形，然後叫她把我從前穿的三套西服，一件大衣和幾件襯衫等，一同立刻寄來我現在是需要到它們了。

今天下午（四時二十一分，一個很巧的時候）我在「生活」雜誌辦公室接到了她的回電：「速寄衣褲尺寸，腰圍，腰身，與鞋襪大小，衣服皆為飛蛾所毀，保重身體。姊！啊！到這一分鐘我才覺得我是一個平民了，你難道聽見過美國兵的衣服會被飛蛾所毀嗎



在四萬五千個參加測驗者中，或以前未曾發掘過，現在才發掘出來，這就叫做「大明星」。

好萊塢每年總有百多個「天才偵察員」到國內各處去尋求那些具有不可捉摸的珍貴的性格即所謂「銀幕適合性」的青年男女。這不是美麗，又不是什麼表演天才，也不是在會客室之類地方能引動人的一種嫵媚，——那是一種天生的難發現的才能，它能在銀幕上震撼百萬人的心弦。它或許每年可在一百五十個活潑的青年中發現，而他們一旦成爲明星時，那麼便可獲得週薪五千元的待遇了。

這些「未來明星」的機會是很渺茫的，一個規模宏大的攝影場每年在東部及好萊塢等地要物色九萬人，同時還給他們中的一部分作銀幕測驗，從這九萬人中因結果滿意而簽訂合同的，不滿廿位，而這十幾個人中，只有二人或者會成爲大明星。——每年攝影場爲了發現這麼二個明星總要撥出一百五十萬元的「新人預算」。

幾個月前，華爾德王格爾向模特兒經理人和戲劇學校迫切地請求他們爲了「Salome, Where She Danced」一片找一個新的漂亮的明星。幾千個少女是被尋到了，三十八個作了銀幕測驗，七個人被載到好萊塢作進一步的考試，馮尼卡洛，(Yvonne De Carlo) 終於是參加了演出。

銀幕適合性是常在各娛樂園裏有才能的青年們中發現到的，不過它也可能在任何場所發現。最近，有一攝影場需要一個樸實的女郎，在化裝前與化裝後各攝影一次，以顯示一個老實頭怎樣會變成嫵媚動人。當時選中了一好萊塢酒樓中的女侍。那知經過了幾次試鏡頭，幾小時內她竟簽訂演戲合同了，原來她是具有着銀幕的適合性。

那些四出巡遊的「偵察員」們對於婦女較之男子特別留心。許多年青婦女常常引起他們的注意，或許是因為她正表演歌舞，或許因爲在某慈善機關飲一杯茶，或許是因爲在大街上行走。無論什麼地方，只要你是一個確實迷人的可愛的少女，總有一個好萊塢派出的「偵察員」在注意着。

個性典型角色也是和明星一樣被搜尋着：最近有一個華納兄弟公司的「偵察員」在一酒樓中午餐，看見一年老尖頭的男子，他想這也是一種適合於銀幕的特點。他使上前詢問：「你也會想到過走進電影圈麼？」那受了驚的男子說他從未想及，他是新聞界的一個領袖人物，不過他答應記住這種可能性。

「天才偵察員」可以很容易地用這種方法去接近如此一個老年人；但是對於少女們却必須先給出他們的職業名片，因爲執椅子和騙子們是常用「你應該上銀幕」這些話去向女子搭訕的，而且騙子們常常冒充「天才偵察員」收些「手續費」之類。正式的「偵察員」是從來不向這些初入門者收取任何費用的。

銀幕人材是非常珍貴，沒有一個攝影場敢對於任何小地方



忽略過去，如果有一封匿名信寫給任何監製人說是「快去看看某某食物店的那個少女」，那麼不出一天，便一定有個「偵察員」會馬上按址前往。拉娜透納，是在一間藥房角落裏發現的。一天，派拉蒙公司威廉密克約翰（William Meikle John）因聽了兩個十餘歲的小孩說有一個名叫羅素兒（Russell）高中女生被稱為「海蒂拉瑪」，他於是向全城所有名叫羅素兒的高中女生中去搜索，結果他找着了「正身」：蓋爾羅素兒（Gail Russell）他馬上與她訂立合同，而在「Our Hearts Were Young and Gay」中合作演出。

羅素兒小姐有着驚人的美麗。其實祇有少數的特出人才——海蒂拉瑪與茂琳奧哈蘭（Maureen O'Hara）——才在銀幕適合性之外還有着可愛的面龐的，少數的明星和被選中了有資格參加考驗的許多少女中不到一半是够稱「美麗」活力，媚力，幽默，或淒涼感，都是獲得「偵察員」注意的特質。

祇有在銀幕測試試過以後，「偵察員」或任何人方能說出這新人是不是有那種上鏡頭的不可捉摸的天才。大多數的婦女們可能在我們遇見時給予出嫵媚之力，可是在鏡頭之前便會黯然無光。開麥拉是有其刺激力的。

銀幕測驗決不是十分可靠的。霍柏漢甫登（Hobo Hampton）的測驗成績極佳，但他們是過分看重她了，她在銀幕上成就甚少，另一方面說，狄安娜寶萍的測驗成績擱在米高梅數月之久不起主持者（他到現在一想到就覺臉紅呢）的興趣而將她轉入了環球公司，瓊芳登被測驗了五年以後，喬琪克哥（George Cukor）爲了送一張另一個演員的成績到電影閱覽室去，而芳登小姐的成績才被無心檢出，他爲之感動了，於是才邀請她在「蝴蝶夢」中表演。其他許多成功的明星們，如凱塞琳赫本，克勞黛考爾白，倍蒂黛維絲都是在第一次測驗中不合格的。雖然如此，銀幕測驗還是被嚴格地執行着，每一個攝影場單單對於這一項每年須化上三十三萬五千元之多呢！

參加測驗的「候補者」須將她的履歷卡交給「偵察員」：關於她在學校中的成績（愚笨的女孩子是很難成爲良好的女演員的），她是不是曾經參加跳舞或歌唱課程顯示了一些表演興趣，她希望成爲那一種女演員。（五分之四的人都說她們以爲她們自己可演倍蒂黛維絲一類角色，而幾何沒有人承認自己有喜劇才能）。「偵察員」的任務便是去支配這些新人到他認爲適合的影片中去，

而將她們記錄下來。

在測驗的時候，新人是先被作一次初步的「無聲試測」，如果發現了身體的缺點，她便馬上會遭到排斥。鼻孔生得太高會認爲是致命傷，因爲觀眾們將注意到女演員們的鼻子的！兩隻眼睛的大小，微有差異，也將被可怕地暴露出來。許多少女爲了眼睛不能表露情感而落選，因銀幕上四分之三的演技全在眼睛上！

假使「無聲試測」結果尚好，那麼接着便是「有聲試測」，那可有新的「陷阱」了。不完善的言辭是可以改正的，但假使聲音天生的粗魯，那就太壞了，——沒有一個人能够重新改造過演員的喉嚨啊！假使一個少女有了一隻不整潔的臉和不適宜的下中音的音調，她便不能合格了。

新人對於他自己的測驗常會發生一種反感。看到維琴利亞·吉爾摩亞（Virginia Gilmore）正在死板地在椅子下爬行着離開那間設計室，而不面向着攝影場的觀眾們時，雷德克里加（Laird Craig）便咕噥着說：「這簡直不行！」馬上離開攝影場而找一個百貨商店中稽查員的職業去了。

測驗成績美滿，這新人還須受幾個月爲了演第一部片子的聲音與戲劇訓練



# 親歷自殺飛機的襲擊

關田

有一天，當我以為我們正過得很安適，用不着煩勞高射砲的時候，我的航空母艦却被二自殺飛機擊中了。

但我曾經在附近戰區見過神風突擊隊，我並不覺得日人的自殺飛機會得到重大的戰果。那種戰略太浪費人員和飛機。沖繩之役會證明這話。這是自取失敗的戰略，一種人員和飛機的不可補救的浪費。

雖然，直到戰事結束時為止，我們吃了日人血氣之勇的虧；它實在是一種偽裝的幸運，因為日人自己消耗了本身的空軍。由於神風突擊戰術，他們帶近了結局。

自從菲律賓第二次海戰中，首次聽到神風突擊隊以來，一有敵機來到，我們就當它是

衝到我們母艦上來的自殺飛機。將士們已很注意敵人的戰術，而且我們常舉行討論，想要得到某種應付神風飛機的計劃。

整個雷伊泰戰役中，我們不會見過自殺飛機。是年十二月，一隊美國兵艦駛進菲律賓羣島內部的海峽，載運軍隊在民大諾島登陸。這是一次特別危險的航行，因為要經過狹窄的蘇里加海峽，民大諾海和蘇祿海，通過一大羣築有日本機場的島嶼，我們所攝的照片指出了那些機場大都停滿了日機。

當時，我們預料有許多日本自殺飛機的進攻，而我們並不因此失望。剛在我們進入民大諾海時，許多敵機迎面飛來，但日機品質很惡劣。如果

我方戰鬥機加以截擊，我們必能把它們擊落。當日機避過我方戰鬥機時，他們會一直對我們的艦隻飛來。這便他們成爲高射砲的良好鵝的。

這是我首次遇到一架飛機直對我而來，如果不把它擊落，看來它會衝到我的身上。在那種情形下，我常作此想，我一定是吃驚不小，而我確猜得不錯。我想，一切艦上的兵員都吃驚了。然而，雖有幾架日機非常迫近我們，我却沒有看見過一次，有人擅自離開作戰崗位，或有人做出任何不很勇敢不很堅定的舉動，或呆在本位上直到敵機被擊落爲止等，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們繼續駛過蘇祿海。至此，我們還不會被擊中過。這些徒勞無功的自殺攻擊所引起

，在安妮白斯德 (Anne Bax ter) 從參加測驗到參加「Pied Piper」的演出，她的攝影場單單爲了訓練一項已化了九萬元。

一個「天才偵察員」的生活是不平靜的，因爲這是一種必須說了七百次的「不」才說一聲「是」的不愉快的職業，許多溺愛自己兒女的母親們在他辦公室和家中刺刺不休，一些自以爲有點像林肯的人們在馬路上會釘住他，有些看上去非常像愛琳鄧的少女們向他要求給一個參加測驗的機會。

「偵察員」之所以存在，表示了好萊塢會來發現你或是你的美麗的女兒，不必待你去自荐。

這些天才的發掘者將要繼續往全國各地去尋求男人們和女人們，在這些人身上他們會費掉二千元去打賭，在一千次的機會中總有一趟伴而能試驗出那麼一個具有世界上最珍貴的貨品——「銀幕性格」的人！

(譯自「讀者文摘」一九四五年十月號)

的最壞現象是兵員的精神緊張，和不息地長時間守任作戰本位的必要。

一個艦長在這種情形下，就有一個重大責任，去權衡二者的利弊，還是給兵員們休息一下呢，或是任自殺飛機乘兵員離開崗位時來攻擊我們呢。起先，我現在明白，這傾向是在使兵員過分長久地守任崗位一方面的。但最後結果却是，紀律鬆弛了，兵員都疲乏不堪，由於程度疲倦而在崗位上睡着了。我終於發覺，要保持高度的作戰效率，我不得不一有機會就給兵員休息。

這次戰役中，一切攻擊都發生在日間。其中大部份不出色，並無機智或駕駛技術的表現。那通過我方巡邏機羣的少許神風飛機，當它們三三二二的飛進密集的高射砲火中時，常被擊落。

最活躍的一次突擊發生在民大諾島正南方海上，十五架飛機中約有十二架同時向我方飛來。其中二架在一次幾乎是

垂直的俯衝中，自高空直落下來。我方艦隊中每一艘艦隻盯住牠們下來，每一個人以為自己已是牠們的目標。我當時也不免有那種感覺。的確，牠們都對準我們鄰近的一艘航空母艦，而落在相去簡直間不容髮的海裏。牠們在那母艦旁炸碎了，無數碎屑和碎片直拋進艦中去了。

那艘母艦是被駕駛技術所救。她活潑地駛行着，以致那二架敵機在高速率的衝擊中，一時不能調整方向去打中目標。

自殺飛機不都是從天空中尖聲叫着落將下來的。在剛才提起的突擊中，有一些敵機背着夕陽在海面上低飛而來，使牠們不易被發覺。其中一架，剛在它將撞着一艘施放烟幕的驅逐艦之前，被高射砲擊中了。那架飛機在半空中爆炸起來。我們目睹一個駕駛員被捲起，拋到數百呎高。他拉開了降落傘救命索，飄到海裏。我的兵員們深深地受到這印象，他

們都以為，如果這個日人確是有本色的神風突擊隊員，他應該帶着降落傘！

這次襲擊中的其餘飛機，自中等角度，急急地飛來。其一的機尾完全分裂着，正在俯衝着一艘驅逐艦。雖然他當時已失却控制能力，他確使那軍艦受到重創。

民大諾島登陸戰中，自殺飛機僅使我們付出很少的代價，却使日人蒙到可觀的飛機和駕駛員的損失。大概我方高射砲曾發揮強大威力，以致於我們能對抗神風突擊隊。然而，我們或許不會考慮到，這種突擊大部份是在晴朗天氣發生的。後來，當日人懂得利用雲層作掩護時，我們發覺，我們是過分肯定一些了。

有時，一架敵機會獨個兒自雲裏潛匿着，作一次偷襲。這種戰術偶然也有成效。在那種情形下，只因沒有料到攻擊，我們常不會把兵員留在作戰崗位上。一次這種偷襲，使一艘母艦的飛行甲被撞而受重創。

過了許久，我們看到許多次神風隊的攻擊，我的兵員似乎已很老練了。我們自恃有優越的高射機鎗。我十分自信，若沒有惡運，我們終能粉碎任何日人的進攻。正當我們這樣自滿着的時候，二架日機出現了，從夕陽中以高速率在超低空飛近過來。當我剛看見這二架飛機時，我以為他們是對着我方艦隊中的澳大利巡洋艦而來的。但是，正在達到那巡洋艦之前，這二架日機却在空中奇突地轉過方面，翻身俯衝那些航空母艦。

當第一架日機在俯衝中對準方向時，我能猜着它正在把我的航空母艦作為目標。艦上的機鎗鎗聲如擂鼓，但這敵機却直衝進飛行甲上裝絆繩的那部份。

我還不忘對我自己說「好，就是這樣，」並且發出信號，命令開放火藥庫和飛機庫的噴水管。（其實，這信號還來不及傳到兵員耳中，但他們是如此訓練有素，所以在爆炸一



# 無敵巨艦聖保羅

## 號參觀記 朱振聲

在秋盡江南草木凋的一個初冬之晨，廿位「無冕之王」的男女記者，在新關碼頭前乘着一隻汽艇，迎着涼爽涼涼的黃浦江微風，衝破洶湧澎湃的黃浦江怒濤，駛向停泊在江心的灰褐色巨艦，參觀掃蕩太平洋，無敵日本海，漆着73阿拉伯字的聖保羅號。據引導參觀的一個中尉告訴我們：該艦下水於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七日，到現在還不滿一年，是一個壯健的海上雄獅，艦長六百七十尺，寬六十四尺，是一隻一萬三千噸重的超級重巡洋艦。共有八英寸口徑的大炮九尊，三尊安放在船頭，六尊裝置在船尾，射程一律是十五英里；另五英寸炮十二門，四十味噸砲四十八尊，二十味噸砲廿二尊，除了平射以外，必要時都可用以高射，大小炮總共不下百門之多。此外尚有担任偵察的單人座「海鷹」式飛機四架，可以在艦上利用彈射，靈活自由起落。航行的速率，是每小時三十海哩。

聖保羅號自六月十七日，在加里賓海處女航至珍珠港後，即被編入海賽爾上將的第三艦隊，參加對日作戰，曾經兩次躬與砲轟東京威脅日本心臟之戰。作戰近兩個月過程中，僅遭遇到一次日本神風自殺飛機的襲擊，然神風不堪一擊的反被美機擊落，海葬在無情的波濤裏，所向無敵，故從來也就沒有傷負或受損。聖保羅號最後的發射，是在八月九日日本接受波次坦

開始時，他們能自動措置一切。

當這日機還在一百呎外時，我大概已撲到艦橋的甲板上，而且我知道有幾個人比我先臥到甲板上，還有二人在我之後。

當然，這是顯然易見的，我們在這最終階段已無法阻止這日機的來拼撞；我們由經驗知道，如果遇到有飛散的彈片，臥下便是最安全姿勢。

那飛機是一架帶了一枚小炸彈的戰鬥機，它撞着了這艘「凱塞爾」級航空母艦上的島狀結構，距我臥下的地點三十五呎。我的最生動的印象是，一片白或黃的火光繼續約四秒之久。有一塊沉重的飛機另件的部分被高高拋到飛行甲上空，落在我的身上，把我打暈。其次的回憶却是，在發覺我除了輕微的灼傷之外，幾乎不曾受傷時的大大驚奇。

我是幸運的。我身旁的七個人受彈片的重創，而且有許多人灼傷了。由於我們所不能

斷定的原因，幾個在離爆炸地點廿五呎的人只是輕微的灼傷，而其餘在五十呎外的人却受灼傷致死了。

那架日機在飛行甲板下的艦身內爆炸起來，一部份波及飛機庫，裏面充滿了攜着炸彈的轟炸機，和盛滿汽油的油槽。它恰巧不會命中那六架帶着魚雷的魚雷飛機。我的軍艦很幸運，不論在這帶句的任一方面意義說起來。我們不到二小時就熄滅了火，死傷的人數也不慘重。

一切和艦橋的聯絡通訊，早已受震中斷。在我慣於處理成打的電報，電蟬聲，鈴聲，電話，和報告的地方，我只剩有一個號筒。但是在甲板下兵員們的訓練有素和隨機應變才使我們進行一切措施。

在二分鐘後，我們又受一次攻擊。第二架敵機又一直撞了上來，使艦橋上許多人受重傷。我們很自傲，爲了我們依舊能集中所有的砲火打中它。在驚駭和火焰之中，沒有一個砲手移動過一步，除非是死或

會議後，因為那時有三尊大炮，已經裝進了炮彈，不能取去，祇好依舊向東京射去，做了送給日本的最後一注禮物。九月三日麥克阿瑟元帥在密蘇里艦上受降，聖保羅號亦浩浩蕩蕩的駛到東京灣，參與這歷史上希有盛典的接受日本投降，十一月十日開來上海，是停泊黃浦江中有史以來的一隻最大的巨艦。

聖保羅號船桅高聳，烟囪雄峙，目前正在揚子江巡邏艦隊司令 Goy 喬埃海軍中將的旗艦，船牆上飄着一面兩顆黃星的藍旗，臨風招展。和我們舊小說上東吳水軍都督公瑾周字旗，南宋元帥世忠韓字旗，同樣有其看了令人神往的威風。艦長是 Eh von Heimburg 海姆伯海軍上校，艦上的水兵編制，平時是一千一百人，戰時增加配備為一千五百人，軍官是一百廿人。士兵的最低待遇，在美國時為美金五十元，遣外作戰，官兵一律增加百份之廿，故現在一個美國水兵的最低待遇為六十美金。因為在海上作戰，已經有四個月沒有用錢的機會了，故此又到了上海，化得免痛快。他們一律是早晨六時起床，即分頭洗刷全艦上各人被指定的所在，進完早點後點名，五點到五點半放映電影，船上有籃球隊，拳擊隊等正當娛樂，同時還有修鞋，縫襪，飲食等設備，官兵准分四組輪流上岸自由活動，士兵限十一時前返艦，官長規定十二時前回營。作戰的時候，拚命的作戰；工作的時候，認真的工作；遊玩的時候，盡量的遊玩，這是年輕活躍的美國水兵生活特點。

引導我們船上參觀的美國中尉，由甲板的掃雷器，船艙裏的士兵寢室，二層大副的駕駛室，修理間，一直看到三層船長的瞭望台，指揮所，不厭煩，很客氣的指點那樣，解纜這樣的接待我們，態度和藹而端莊。我曾經指着炮位指向着十八層百老匯大廈，笑着問他：推燬這個外白渡橋北境的大建築物，需要幾炮？他笑着伸出三個指頭比了一比說：祇需三砲就完了，科學昌明以後，殺人的利器，也日新月異，富貴榮華，轉眼

重傷者；而使當時敵機重陷在一陣猛烈的彈雨中。

我不知道，是否我方砲火重傷了第二架日機，或是否駕駛員正做了一次惡劣的飛行。但，無論如何，他只不過碰着我船上的桅頂。這樣一碰，使它折轉過去，衝入艦旁的海中。觸着了海面，這架飛機炸開了，但僅使我艦受到些微的損傷。

在這種情形，美國海軍的品質是顯而易見的。兵員之中有的僅實足十六歲，有的曾在首次世界大戰服役，而重服務於海軍在此次大戰中。可是，他們有百分之九十在此次戰事前不會見過海洋。每當意外事

件發生時，他們全體的才能完全發揮無遺了。

有許多英雄的事蹟在這種時世，隱而不形。在我艦被撞後一星期或十日，我們召集全體兵員，去找出應得推荐或褒獎的人。每一個人推若其餘的每一個。沒有幾個人覺得他們自己會做過什麼值得提起的事情。受傷的人很樂於接受一顆「紫色的心」，但沒有一個人再要什麼了。

“Shock and Flame  
——The Kamikazes Strike”  
為本文原作，載於本年七月號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係由一匿名之航空母艦艦長所撰，發於關島。

變成悽涼；無限繁華，一瞬化為灰燼，僅需轟隆三響而已！响午參觀終了，依舊乘着汽船上岸，在一葉似箭的歸途上，我回顧了睥睨浦江的聖保羅號雄姿，再追憶三四十十年前滿清腐敗官僚，擲用了海軍造艦的經費，修建廟和園，供那拉氏這權傾一時的女皇，窮奢極慾的個人享受，使甲午一戰，慘敗黃海。看了人家進步，益顯得自己的落伍，中國是有廣大內陸，也有綿長海岸的國家，急起直追，我們需要積極的整理陸軍，建設海軍，才能迎頭趕上時代，不致被摒棄在時代後面。

# 在人腹地築飛機場

倍拉中校著  
黃偉譯

七個月以來胼手胝足的，絞盡腦汁的工作，驟然在昨晨終止了。離開起飛的時刻僅不過數小時——但我們還嫌它過得太慢呢。傑萊·鄧老是談着死，而我老是要他閉嘴。他微笑着說：「如果你提到它，它就不致發生了。」

在地圖上有二片平地，被叢林和山峯環繞着。那邊從來沒有人跡到過——但照片是攝過了。運兵的滑翔機不久就要到這些地方去着陸；牠們一定在我們的掌握之中，不論化任何代價，因為滑翔機是一往不返的。

你們將在那裏降陸並進行工作；在你們後面將接踵而來了成批的美國工兵和英國軍隊，帶了築路機，輾平機和滾筒，在一個晨昏之間，去建造一座飛機場以便次晚運輸機着陸。

在基地的滑翔機場傳着各種口音：勃魯克林，卡羅里納，倫敦，利物浦，得克梭斯和尼帕爾。但忽然沒有一個人像有什麼國籍。菲爾·柯區倫該已感到一切身外之物都消失了。他結束簡短的訓話：「今晚你們就要發覺你們是有靈魂的。你們從未做過像現在這樣有意義的事。只有幾小時了，祝你們幸運。」

在滑翔翼的影下，鄧和我躺在地上。我們都是先頭部隊。鄧談及他那位遠在倫敦的妻子。他談着的時候，生平萬事就一陣陣地湧上我的心頭。時光緩緩地過去了。鄧輕拍着我的肩頭。「再見」，他

說着就向他的滑翔機走過去了。

約翰·亞利生跑了過來——他是戰鬥機駕駛員但在這次飛行中他是柯區倫的副司令，担任十二小時內在叢林中的隙地上築成一座飛機場的任务。他乘上了飛機；副駕駛員陶克·都爾極和我也爬了上去，兵士們絡繹跟着我們上來。每人帶了一切用具，和全付武裝，包括短鎗，機鎗，刺刀和手榴彈——正像一隊海盜。溫蓋特將軍的陸軍和柯區倫上校的空軍健兒，都穿上彩色班駁的偽裝衣，戴着闊邊時式塗漆的笠帽，他們大多有一撮修整的小鬚。

這裏沒有閒談來鎮靜緊張的神經，也沒有浮誇——因為這並非是一次易如反掌的空襲。這是一支軍隊充滿在我們後面的滑翔機中——一支勁旅面臨着在數百哩無人烟的叢林和高山上方的行程——並且在一支兇狠的日軍的上空。

這些滑翔機成雙捉對地被長繩拖曳着。西斯正乘在我們這對滑翔機左首的一架中，載着旅長凱爾佛和大半部屬。我們飛過了森林往上升去，再像鷹隼盤空一般地徐徐兜着大圈兒，去超過迎頭而來高聳的山嶺。我們度着冗長的飛行時間——漫長的，難受的，不准吸烟的，而且以「天曉得」的事作結的時。

數日來我們週遭的一切活動現在已成陳蹟，我們孤單了。那阿薩密的夕陽把滑翔機內部染成紫色。它把我們同伴的短鬚照成紅色，又照在來復鎗管和刺刀上閃閃作光。

我們只看見藍色的烟團從曳行飛機右側的馬達裏吐出來。我們只感到緊擠的人們的氣息和滑翔機

的顫動，當牠搖擺在氣流中，幌動在長蛇般的曳引索上。我們只聽得我機衝破空氣所發出的隆隆巨聲，因為滑翔機是和飛機同樣發聲的。

在極目所視的境界內我們是孤獨的，但是我們知道先頭部隊在我們背後。此刻我們在八千五百呎的高空越過邊境而入緬甸，把山脈留在後面。如果日寇有一架好的夜間戰鬥機，我們就會全軍覆沒，像打鳥一般，因為我們正在潛行入境，沒有戰鬥機的保護，而又在非武裝的機身內——全憑了機智胆略和出其不意。

明亮的月兒高懸在緬甸的天空。我們橫越伊洛瓦底江，經過近在數里內的一座日本飛機場。大家把面孔緊貼在窗上，留心着驅逐機或追蹤飛行。但他們任我們通過那個關口——他們以為我們是一隊夜間轟炸的飛機吧！

「距目的地僅廿分鐘的行程。」我們從緊挨着的，癡癡的擁擠鬆動開來。箭在弦，刀出鞘。大家把配備整了一下——這付沉重的配備，將在必要時幫助我們。

在前面，那曳行飛機懶洋洋地開着慢車，突然約翰·亞利生喊道：「他們在放煙幕呢！」於是這第一架滑翔機已下去了。半途中，亞利生脫掉鈎子，我

們自由地在千呎上空滑行着。這裏我們前進着——在漆黑裏以一百餘里的時速進入一塊辨不清的空隙地，迎着呼嘯的晚風，深深地在那險境的腹地中——由小約翰·亞利生調度的控制器，陶克·都爾樞對他讀出高度和速率。

樹林——我們正在其上呢！一塊長而平的曠地在前面出現，我們對準它降下去，觸着地面而震顛着。掣動器擦成粉末，驀地我們已停住了。機身的門彈開了；安然着陸的人們跑開來，向叢林中分散出去，也許在一剎那間這叢林會爆出敵人的炮火呢。

「滑翔機！」  
另一曳行飛機在我們上面放下滑翔機來。它們在森林之上，很快地降低着向我們俯衝着——其中一架已近了死神的魔掌。在它尚未掠過林木之前，山崩地裂般地震然一聲驚破了黑夜的沉寂，這架滑翔機就此完了。

我們立即奔往那巨聲的來源處，一面傳話給軍醫。我們披開蔓草開出路來跑過去同時呼喊著——可是沒有答語回來。一點沒有聲音，除非是空中更多的馬達怒吼聲和另一對脫鈎滑翔機的嘶嘶嘆息聲——又是一對——直到空中滿是滑翔機。

命令傳來了說是有幾架着陸滑翔機

的輪子已被窪穴或木材絆掉了——大家一齊去移開它們並且打掃這塊着陸場。但是有一架失去一個輪子並且壞了煞車的大滑翔機却像生了根一般地難於移動。五十個人合力去扛這件破傢伙，可是它動也不動。

「滑翔機！」  
又有二架在森林上邊，正向這兒擁擠的處所呼嘯着下來了。有一架及時看見這破傢伙，減去最後的速率而恰巧在遠處安然停止。但是其餘的一架迎頭撞上去而把這二架滑翔機碰得一團糟。尖聲的呼喊撕碎了黑夜，救護隊赤手空拳地爬進破機去救援受傷者。一位軍醫已在裏面在電筒光下操作，打了嗎啡針後，慘呼聲才平靜下來。

一個北方口音在那邊說，「不要動我——這裏是我的目的地——而且是我死的地方。」在這時候，這個好醫官走出來了。

約翰·亞利生正在裝上燈光替第二批臨翔機指出一條跑道以便避開這些破滑翔機。孳孳不倦的約翰用他的短腿踏遍全場——他不再是駕駛員而是飛機場經營者了。

旅長凱爾佛在叢林旁設立的司令部，並且派步哨四出探察。有一次遠處傳來鎗聲，但尚未見有敵人。陶克·都爾



# 言論自由在美國

康甯

「在美國，言論自由是受憲法保障的。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

「在戰時，言論自由是不受保障的。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

「在戰時，言論自由是不受保障的。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那能說，在戰時，言論自由就不受保障了呢？」

事，以下就是其中幾篇社論及言論的內容了：

首先請聽新聞檢查處處長普拉斯的言論。

他說：「自由的社會最注重的是言論自由。假為沒有言論自由，其他自由怎能保持呢？我們又怎能改正錯誤，反對專制呢？因此我們一定要有言論自由，而且出版自由和廣播自由都是不可少的。」

「戰時檢查制如果不妥善，也會影響到言論自由，可是我們戰時的工作已經證明：當時除了必須的檢查之外，並沒有侵犯到出版自由，廣播或個人發表意見的自由，戰時的言論，批評政府等公共意見發表的自由。戰時檢查，只是不讓敵人得到關於我們的軍事行動的消息，並不想違反民意。自從八月十六日起軍事新聞檢查取消之後，出版及廣播的自由又恢復到四年前的模樣了。」

「不過關於政府檢查新聞的成功，都是因為各報館主筆們，及無線電評論家們肯和政府熱誠的合作，才使危害軍事行動的消息沒有洩露。」

美國政府在戰時曾設立一個新聞檢查處，它的任務是檢查報章上或無線電廣播中的新聞是否危害本國或盟國的安全。政府機關及軍界都向新聞界檢查處請求，要求不使某種消息洩露出來，於是檢查處處長普拉斯就通知報館及無線電台，要求不登載關於軍隊調動防務的地點，軍事武器作戰飛機的描寫。國會也准許美國有新新聞的檢查；因為要求得到勝利非如此不可，不過檢查並不干涉政治討論或爭辯。

到今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宣告投降兩天以後，杜魯門總統就宣佈停辦新聞檢查處。後來在九月三日駐紮國外軍隊寄回的信也一律取消檢查。這些戰時檢查都只為了軍事上的安全，因此戰事結束，檢查當然立刻就停止。因為在民主的社會裏，言論自由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各報章及官方的言論，都有評述取消檢查的

樞的救護站開始客滿起來。有的獨自跛著走了進去，有的被担架扛了進去。那裏沒有聲息。偶而有一些聲音在每次令人心悸的慘呼後。

曳行飛機的吼聲重又充塞了晚空——又有一對對的滑翔機像老鷹般他撲下來。其一載了一輛築路車在黑暗中溜出跑道而跌切地鑽進二棵樹之間，折斷了二翼，狂噪着穿入空隙中去了。這致命的築路機在裏面鬆了綁。它砰然衝去了機首，舉起正副駕駛員在半空中，在他們下面跳了出來，且喜這二個人跌回來而未受傷。

東方初現魚肚色時，這些築路機開始咆哮起來，工兵們駕着它們去築一座飛機場——輾壓和填平，鏟去小丘，剪剪莽草，牽開失効的滑翔機到樹下去。

一位英國上尉躡着一條斷腿走了過來。他自一處深在叢林中的失事地點打這道兒來，他的軍曹搖搖幌幌地跟在他後面——他們都給嚇呆了。他們說還有二人還活在那邊，陶克·都爾樞就向這位上尉問明了失事地點，率領担架員，逕去找他們。直到下午，他才十分沮喪地空手回來。原來這上尉已嚇得辨不出方向來了。

旅長凱爾佛擬了一份傷亡單，而對於它所成就的事而言。它是出奇地渺小在以後的六小時內，成千成萬的軍隊將源源不絕地乘飛機到這座飛行港來，後者正是這些先頭部隊以死拼得來的。



「依照國家的傳統習俗，人民應該自由發表意見，不要因畏懼或自覺不如人就不敢發表。言論自由，不祇是文人及廣播家的事，所有人民都有份的，希望各界人民都負起責任，好好地保持。過去美國爭論要把言論自由規定在憲法上的時候，並不是一輩想傳播思想的人所領導的，而是人民自己要這些自由訂在憲法內。此刻讓我們希望人民不要把言論自由疏忽了，否者就無法防避敵人的侵犯的。」

「紐約時報」最近的社論討論到檢查處已往的工作。它說：

「新聞檢查處處長普拉斯在發表言論時，贊揚各報館主筆及無線電廣播家的功勞。他說，這班人愛國及熱誠的合作，對於戰勝德國和日本的貢獻很大。在戰時，報界人知道好些對於敵人有利的消息，可是在自動檢查之下，他們都沒有把那些秘密的消息登載出來。」

該報社論最後說：「我們希望歐亞各處，都因為和平的降臨而取消新聞檢查制，因為公佈消息也不會危害軍事安全了。報紙及無線電是人类的公僕，應使它們像在戰前一樣發表意見，不應再有任何阻滯了，如果民主的基礎要在國際的區域內發展的話，就應該這樣做。」

「華盛頓郵報」也登載了一篇社論，討論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它說：「言論出版自由，和美國及各盟國作戰的基本主張，是有互相連帶關係的。我們得勝的代價，就是希望建立一個有出版自由的文明世界。」

「杜魯門總統曾說，在美國無論是哪一個國家的報界代表，都能享受出版自由，當然我們希望世界各處都採取這個政策，這政策對於本國報紙及外國的記者都很重要，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因為我們也不要世界別處發生的事件忽略了，而不同美國民衆發表：——我們一定要使人民能够自由發表意見，能够無畏無忌的發表他們的願望，期求，信仰及志願，這樣才可以使民主增長，民生繁榮。」

「雷達」，自行推動的飛彈，原子彈等的發明，使人們更關心了新的消息。全球人民都覺得一定要知道地球別一方面所發生的事件。世界記者也負着一個新的重大責任，要使人類都知道世界上的科學進展和政治的變動。因此我們都公認，在這新紀元的開始，如再不讓人民及記者有言論自由，那麼不但危害民主的發展，而且會阻礙世界和平。」

天空中傳來了馬達的嘈嘈聲，在樹梢上方出現了遼遠的一羣飛機——來載傷兵的救護機。我們乘了一架去搜尋密林而替陶克定出失事地點。他測定了準確的方位，就在一小時後我們找到他們了。二個人還活着，我們把他們帶了出來。傑萊·鄧和其餘的人在那邊——留下了。他已經錯了。命運派你到撒馬拉去，你就得去，無論你講到與否。

美國工兵們不息地在漫長的，悶熱的下午操勞着，展築飛機的跑道，這班工兵——帶着錘子和機關鎗，幹着世上最強烈的職使——有某種東西在他們的靈魂裏燃成神聖的火，這種東西只有一個工兵才能瞭解。

太陽正斜沉下樹梢去了，樹影子深深地遮蔽了這塊空地——這塊空地是如此深入敵境之中以致當正在地圖上看到時，你會不信你在那邊；但你確在那邊。

黃昏的天空遼遠地傳來一陣馬達的吼聲。這是首批運兵飛機。他們飛近過來，爲了亞利生的指示電波而繞着圈兒，找着了牠，吼着降下來卸下車隊。他們降下得比在伽地亞機場還要迅速。你數也數不清假使你查一下官方的紀錄，飛機的架數是不能置信的了——現在依然如此。

溫蓋特將軍的軍隊。菲爾·柯區倫和他的部屬在皎潔的月光中使牠飛越山脈，而把它深深地降落在日寇掌中的緬甸的心臟裏——口令是「猛大雷。」



### 一個住在日

端木渤

### 本的美國人

### 觀察日本：

### 日本爲什麼

### 會成強國？

日本是一個比美國加利福尼亞還小，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牠一天到頭被地震、颶風、水災、火災及火山蹂躪着，全國七分之六皆是既不可耕種又不利於居住的山地。那裏有七千五百萬日本人他們的財產少數是私人的，僅及一千萬美國人財產的平均數。

雖然如此，日本到底還建立了一大帝國。

當她準備偷襲珍珠港時我曾作過一次研究日本的旅行，從觀察所得，第一使我感覺到的是日本帝國終心傾覆，但

同時我也確信我們要使日本屈膝必需付出驚人的代價。

一九三一年，滿州事變爆發，迫使我從那時候起就決定考察日本及研究日本人民的一切，九一八事變，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是預謀計劃。

第二次世界大戰始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上午十時那時日人經營的南滿鐵路，瀋陽附近的鐵道突然遇炸，可是損失非常輕微，連自長春南行至瀋陽的快車，都能未受影響於半小時後準時到站，但是那些挑釁的日軍竟藉口妨害鐵路交通，立即將附近兵營包圍，殺害數百中國士兵，持有槍械的日本居留民團和南滿鐵路全線的日軍也同時發動，掠奪中國軍營、飛機場及軍事設施。

翌晨，日軍已完全佔領了一塊冠大利同樣面積的中國領土——亞洲最富饒的區域之一。在歷史上這恐怕是破天荒第一次最迅速，不費吹灰之力而獲成功的一次侵略。

那末這樣的事究竟是那種人做的？我一定要弄個明白，但是我的經濟能力根本不允許我做一次日本的旅行，因爲我是一個東奔西跑的推銷員，每月薪俸祇四十元美金僅够半路的消費。後來，我想我可以閱讀關於日本的書籍，

但這種遊記，我越讀得多，越覺得旅行到日本去如一路坐頭等車，旅費會非常昂貴，但若想像日本人那樣熬苦，吃他們簡單的飯和鹹魚，坐三等車，住小客棧，睡地舖，生活費一定會非常便宜。

假如我即刻開始「仿效日本人」住在美國，像一個窮苦的日本人住在日本一樣，我不是一方面可以節省旅費，同時還可以學習日本人那種艱苦的生活，一舉兩得？有一天，我果然和一切舒適生活告絕。有三個月工夫，我在汽車裏睡眠。在油站盥洗室內梳洗，在湖或江水中沐浴，或者從汽車的冷卻器內提出熱水在路旁作淋浴，如此我可省却旅館的開支，省下一百三十五元美金。

那時一大聽的沙門魚只需一角美幣，全白麵包只要八分錢一只，這些食物與日本的鹹魚及飯完全類似。我把沙門魚在汽車的熱管上燒熟，趁熱把牠們吃下去，廢餘的將牠們做成「三明治」(Sandwich)有時我也吃一聽蠶豆，這與日本的豆腐相像，在這時期，每星期的伙食費僅用一元七角五分。

同時我繼續閱讀有關東方的讀物，我購買了一部日語會話字典，這本書後來着實給我幫助不少。因爲祇學會一百個日文字母和演於勢不能馬上應付自如。

我不久就買了一張開往橫濱 N.Y. 公司海恩瑪露號 (Heian Maru) 的船票，票價一百九十五元。捐稅五元。護照費十元，所餘的一百六十五元，我想足夠我週遊日本兩次，還綽乎有餘。

海恩瑪露號實是一隻新式頭等船，一切設備可說現代化了。但其中船員居住三處，祇和最老式美國貨船船員居處一樣。日本人從小習慣地伏窄地因此一隻日本運輸船可以裝載二倍三倍美國船所能載的噸數，如果一隻日本貨船沉了，損失是極大的。

在船上我結識了一位名叫田山 (Tayama) 留美多年的日本工程師，他教我用筷子吃飯。「用筷子吃飯可以把盤裏的食物全吃乾淨」田山說：「就是湯——你也可以一滴不糟塌。」

我請他教我，湯是裝在一種淺的紅漆木碗內，這種湯非常淡，上面飄着一塊塊的青菜及海味，田山揀出這些東西，然後把湯一飲而盡。「你照照這樣子！」他說：

「是的，但是濃湯 (奶油湯) 怎麼辦呢？」

「我們不吃」田山說：「因為濃湯常貼着碗邊」

「但是所剩下來的零星食物糟塌些並不算什麼的。」

「對你也許毫不介意，但是我們日本人從來不把食物在洗碗水內糟塌掉，一年內碗底的殘羹足夠一個兒童，一星期的食糧。」

肉是切成小片的。——每片只够吃一口。「在你們國內」田山說：「肉吃完後盤內剩下許多骨頭油脂軟骨——全不能被利用。在日本，肉是完全切下來做菜，肉骨則在廚房內煮成湯，然後留着工業利用。軟骨是被磨成粉末再吃，油脂也被利用。在美國這些東西全給狗吃了或者倒進垃圾桶裏去。」

在橫濱我看到那些身着短褲的脚夫，在卸除貨品。他們富有筋力，極其健壯，繼續不懈地搬運着沉重的貨物，既不用馬車，也不用獨輪車。在日本，人力遠較機械低廉得多了。

今天，當我想到昔日的脚夫，正在日本軍隊內作着辛苦的勞工，負着步槍，鎗重火藥箱及一切極重的東西，無疑的日本會把握初期的勝利。但是當他們碰見比他們更多更強的武器時，他們必竟自慚勿如了。

有一天，我求一位行人指示我到一座本地小客棧 (Yadoya) 的路徑，看他樣子他非常懷疑我，但他最後還是告訴了我一條往一座最大旅館的路。

「不是」我搖着頭說：「旅館？不

，我要到那化一塊日元睡在地板上的客棧。」

那位日本人非常驚奇，但總算把我帶到一家小客棧內，這是一家較高尙的小客棧，每間租費一元半日圓。(日金一元二角八分與一元美金之購買力相等)。

當我後來參觀過一般小客棧後，我發現我所住的一家，不論在構造上及裝置上都是特異的。門全是以紙糊在本框上作成，全屋以紙板隔成許多小屋，這些輕巧的隔板，將一切低微的聲音都能絲毫不漏的傳揚開來，住在那裏，我們可以聽到不斷的細語及會話——尤其是茶話，談情，及議論的聲音。

旅館裏的一切傢具，全是小形的。他們根本不用椅子。一張很矮小的木桌，只有十八吋高，但是當你盤膝坐在地時，牠是够高了。衣櫃上嵌着一塊極小的鏡子，——同我們美國女孩子的玩具一般。在人口稠密的日本一切用具除必需外，都是盡可能的縮小，他們簡直是一個玩具世界。

那裏當然沒有床架，只是一張綢面的棉墊，放在那舖在地板的席上。爲了節省金屬，日本的一切火爐、水缸、澡盆，全是木製是，雖然日本冬季酷寒，但是水汀是絕跡的。房間安置一種炭盆

取暖，當你需要牠時，可以移來移去，這些火盆既不裝烟肉也不需火爐管子。

在日本客棧的私人房間內，我從來未見過自來水。所以一條直接流到一個大水槽的水管是極需要的。這種水管多數製在廚房裏，不論男女每天清晨都必須列隊往那裏盥洗。

在日本不管旅館的或住宅的盥洗室全是不裝流通陰溝的管子。因為一切污物均須收集運到附近鄉下作為肥料。

「我時常聽到美國人批評我們日本人」田山告訴我：「旅行家對我們說你們不可以吃生的蔬菜，但是他錯誤的，因為日本農人從來不用糞污來澆蘿蔔及胡蘿蔔。糞是比普通肥料功效更為宏大。你們或者以為我們歡喜收集及散布這些骯髒污臭的糞料，但是又有什麼法子？凡是可以代替肥料的東西，我們一定要把牠們利用到土地上去。」

浴盆是一隻大大的木桶，木桶內一端還裝一隻炭盆，用來燒熱水的。有時也把廚房裏燒好的熱水倒在木桶內，總之滿滿一桶熱水，足夠多人洗浴之用。他們每人從木桶內汲出一小桶水，遍洗全身，直到洗淨之後，方始可以跳進這滾熱的水槽浸一個痛快。

那裏既沒有鎖、鑰匙。又沒有其他遮蓋，任何人對那些同浴的人並予以

注意。著作家羅斯茵 (Rose Innes) 在他的「日語會話集」內很幽默的寫着：

「私人秘密 (秘密這兩個字在日本並不重視以致無法翻譯)」

關於日本客店及住宅的器具，我們可以說牠們是極度簡單，並且易於燃燒一次，我看見一所住宅遭遇火災，事後我在灰燼中僅僅發現極小量的金屬。

日本房屋所以如此簡樸之主因，不外是易於重新建築，這是一種既不需付保險，又不遭受嚴重損失的唯一方法。

當一座日本城市被炸，民房燒毀之後，市民祇要少許木材及水泥。一張睡眠用的竹席，一隻小小取暖的炭盆，及一點食物，即可重新建立他們舒服的家庭。

但是日本的生活方式使他們的經濟系統在戰時遭受極大損失。他們的金屬工業完全集中在軍器的製造以備戰，而忽略了國內一切建設工業，當他們重工業區域被美機炸毀後，他們絕對不能像小房屋一般的重新建造起來。如果五十枚炸彈擲在大阪 (Osaka) 神戶 (Kobe) 名古屋 (Nagoya) 橫濱 (Yokohama) 及 (Sasebo) 之軍火工業區域內，他們的損失將較等量的炸彈準確的擲在 (Essen) 或利物浦 (Liverpool) 的損失還重大十倍。

一天，我在 (Nikko) 郊外閒步，

沿着一條穿入山叢的小溪徘徊着。我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不過要觀賞日本人民究竟是怎樣的生活及勞作。

那天早晨我發現一件事使我以後在日本其他各地也同樣注意到。譬如吧，這裏有一家茅舍，上面攀滿了瓜蔓及成熟的瓜果，旁邊是一小塊稻田，小得就和 (Nagas) 城內的後院一般，然而這就是這個農夫所有的田地了，他把牠劃分成許多階段，全部都是人力種植，絲毫不藉畜力。

田地中央，豎立着一根七八尺高的木桿上面築一小小的木屋四周彷彿蜘蛛網一般有繩子通出來，連到這小稻田邊界的木樁上，在這些繩子上掛滿了一條條的廢紙條。

一個年盡五歲的小孩，坐在这木屋裏，太小了，雖是在日本這樣的小孩也不能担負什麼實在的工作。但這裏他的使命是假如一隻鳥飛來了，立刻牽動一根繩子，這樣在這鳥兒還沒得機會偷一顆寶貴的米穀前，就會被嚇飛去。

暑期，許多兒童從早到晚用廢紙糊口袋，糊好之後，把牠們一隻隻套在未成熟的蘋果上，以防蟲蝕，經過了這些訓練後，我相信一個日本終其一生也不會拋棄一只吃剩一半的蘋果，或者剩些飯粒在碗裏。

我們現在所要征服的是一種有着節儉，堅韌，及殘暴特性的敵人，這最後的氣質使我非常驚異，因為他們表面看來全是彬彬有禮的。

在東京非常炎熱的一天，我遇見一件可怖的事，看見一隻瘦骨嶙峋憔悴不堪的狗被縛在一株樹上，祇剩一口呼吸了，許多日本人從牠前邊經過，但沒有一人動一點憫隱之心。

我於是到附近肉店內買了一點肉去給牠吃，這隻餓狂了的畜生立刻兇猛地攫奪了去，連我的手掌也被牠扯破，我又驚又痛的注視着，血肉淋漓的雙手，許多的行人全圍着我笑，他們又告訴那些後來者一齊大笑著。

沒人表同情於我，或幫忙我做些什麼，我只得用手帕將傷口裹緊，走進一家大伙食店內訊問醫師的住址，出來之後我向行人問路，他們個個很誠懇很有禮的指示我並親自領我前去。

日本人誠是一種奇特的國民。在我會看見一匹遍體鱗傷的馬，縛在一塊空場的木樁上，蒼蠅蚊蟲不斷的叮牠，咬牠，牠很苦惱的踢着搖着，雖然有許多行人經過，但是他們並不注意這隻可憐的畜生。

我於是又要主持正義了。我立刻設法去尋這匹馬的主人，尋了半天也沒尋

到，後來我把牠送到一家獸醫院去，但是很多路過的人全向我微笑鞠躬，然後揚長而去。我知道他們覺得我的行為是相當荒謬的。

不但對動物是怎樣，就是對人類也是一樣殘忍——那種人如果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軟弱無能卑賤可欺的。一次我親眼看到兩個日本鐵路警察，痛毆一個年僅十一歲的朝鮮男孩，因為他偷竊火車下面的鐵軌，每人佔住車的一頭，粗長笨重的木棍兩點般落在這孩子的身上，他是一個勇敢蠻悍的孩子，他起初還掙扎着，但是他們遍擊他全身，最後他的身上重傷竟達十二處之多，他的手及腳尤其傷得利害，這兩個警察一邊打一邊很得意的拖着牠跑，因為他不過是一個朝鮮人。

戰前，日本人認為美國是一個肥沃、富饒、懶惰，——軟弱的國家，他們儘是片面的認識美國，觀察美國，仿效美國，並且派學生研究美國。他們把一切情形精細的記在記錄上，他們有着必獲勝利的藍本，戰爭發動就是從上面奠基的。

但日本人太缺少理智了。他們認為現在所爭戰的美國——這就是他們士氣高張的主因還是昔日的美國他們沒有認清今日的美國，是生產量驚人的美國，

是怒吼不肯隨便媾和的美國，將要發動海空總力，來給予他們建國二千餘年來從未遭遇過的最慘烈的打擊。

日本曾經是強盛的，但是我們現在比他們更強盛了！

### 也是幽默

#### 狗和丈夫

一婦人為她的狗買一隻飲水盆子。店員問她要不要掛了寫着「狗飲用」牌子的那隻。

她急急回答：「那大可不必。我的丈夫是從來不飲水的，而狗呢，却是不識字的。」（慕）

#### 汽車夫

肥皂廠的宣傳員大聲喊着：「時來運來，我們全體都可以有大汽車和汽車夫了！」

聽眾中有一人發出尖叫聲：「汽車夫也有汽車夫麼？」（容）

#### 男女之間

「媽媽：男人們當中也有些不同之點嗎？」

「不多，女兒。不過有些人頭髮較其他人留得長些而已。」（江）

# 殺人魔王



譯自 Kansas City Star

曹達均

讓我把別號「白衣天使」的馬多 (Moto-San)，綽號惡狼的卡巨基 (Kazuki-San)，彼德 (Pistol Pete) 和薩基 (Saki Sum) 介紹給你。

我保證你不會喜歡他們。他們都是日本的紳士——二千年文化的結晶。他們也是世上從未見過的最殘酷的一羣殺人魔王。他們的尼古拉司集中營的指揮官，或衛兵，這馬尼刺郊外的營中，曾拘禁六百個美國俘虜，達二年半之久。

從一九四二年六月開始，他們用卡維推 (Cavite) 馬尼刺和其他堡壘所俘獲的美國人，重建尼古拉司飛機場。後來巴丹半島的殘餘部隊也被送到那兒。第一任指揮官是一個年青的海軍中尉，名馬多，體格強健，把黑髮剪得很短。因為他永遠穿着潔白無垢的制服，美國人替他取一綽號叫「白衣天使」。有一天，一個被大家稱為馬丁的美國兵，倒在滑翔道上。

「起來工作，」馬多命令：「否則就要鎗斃你。」馬丁正患着痢疾，無力站起。白衣天使向哨兵咆哮地發

出命令。他們就用來福鎗柄驅逐附近的四個美國兵把馬丁拖到派賽 (Passy) 學校的營房中。白衣天使告訴那裏的俘虜要把馬丁鎗斃，警戒不願替日本帝國做事的人作一個榜樣。他拿了手鎗，對準了馬丁的頭趕他到兵房的後面，同時帶一個美國的上尉去觀刑。

俘虜們聽見一響鎗聲，等了一回又是一響。上尉回來告訴他們剛才的情形。白衣天使的第一鎗並沒有殺死馬丁，當他倒下去的時候，他叫道：「上尉，你告訴他們馬丁含笑地死了。」於是白衣天使又向他的頭部開了一鎗。

馬多第二次用劍佩殺了一個人。一個美國水兵忍受了幾個月每天的拷打，有一天乘隙脫逃了。五小時後日本人又把他捕獲。他被迫跪在俘虜營外，絲毫不能動彈地看馬多抽出劍向他刺來。這並不是爽快的處死，而是殘酷的死刑。

後來馬多換了乾淨的制服，在馬丁的墓上安放一個十字架，和一些鮮花。一個攝影記者攝取他站在十字架旁邊的照相。這可以向全世界宣示，日本人是這樣地優待俘虜營中因「疾病歸亡」的美國人。

俘虜們每十人分作一隊，假使有一人脫逃而不能捕獲，其餘九人都要被鎗斃。有四個人想逃走被重新捕獲後，都被他們幾乎打死。有一個却真的逃走了，他一隊中的其餘九人都因此被鎗決，內中有一人是逃亡者的兄弟。此後他們互相同意再設法逃走。

馬多最歡喜的一種娛樂是命令俘虜們赤着腳在碎石地上飛奔三刻鐘，直到他們腳上傷痕纍纍，出血不已才止。馬多在馬尼刺燈紅酒綠地狂醉回來時，強迫俘虜們好好地排列起來，自己坐着飲酒，叫他們練習柔軟體操半小時，或更久。馬多在一九四三年調赴前綫，不久他陣亡的消息傳來，



俘虜們不高興，他們希望有一天能手刃馬多。

俘虜們每天六點一刻起身，那時日本守兵高喊起身，這就是叫他們從地板上起來，每個人所睡的地位祇闊三十六吋。於是全體——包括病人——早操十五分鐘，接着用日語報數，讀錯的人便要挨打。

食物是魚眼和肚雞，魚湯和薄粥。早餐後診病，每天祇限五十人。七時卅分出發到尼古拉司飛機場，因病不能行走的俘虜，被他們的同伴扶着或背着。在派賽的大街上，走着這一羣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俘虜。他們每人大約輕了七十磅。最初沿路的菲列賓人，想拿些食物香烟和鞋子送給美國人。但是日本人向菲列賓人開鎗，把他們驅散。

在路上日本衛兵會無緣無故毒打俘虜，他們用鎗柄戳俘虜的背部和腰部。有幾個衛兵拿着鐵棒時常殘暴地把俘虜的腿或手臂打斷。那些倒在地上的俘虜被他們的同伴扶起，幫助他們前進。

有一個日本衛兵叫做彼脫的至少用鐵棒打斷了五個人的手臂，一個日本水手薩基他時常喝得爛醉用鐵棒拷打吹口哨的俘虜。他殘忍的舉動使飛機場上工作進展緩慢，因此日本人就把他調任了。

饑餓，拷打和藥品的缺乏使支持不住的美國人愈來愈多了。一個美國醫生向白衣天使的繼承者惡狼說：「除非給這些人充足的食物，他們都要死亡了。」

惡狼勃然大怒，命令衛兵拷打醫生。另外一個醫生上前解勸，也嚐到了手鎗柄的痛擊，打掉四顆牙齒，連牙床骨也被打碎了。惡狼才向流血的二個醫生說：「你們全都死掉，也不管我的事。在美國還有一萬萬像你們這樣的傢伙，不久他們都是我們的奴隸。」

許多美國俘虜想保全自己的生命而逃亡。有幾個獲得了成功。一九四三年六月到一九四四年九月間至少有五個俘虜瘋狂了，其中有一個想撞牆自殺。

你可能想像把自己的腿或手臂放在兩噸重的貨車上面輾碎？美國俘虜確會這樣做過，他們的目的想被送到別立別特醫院中去，因為那裏的待遇比較合理，雖然食物仍是非常惡劣的。

惡狼也和他的前任一樣在俘虜前殺死美國人。一個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的兵士，因虐疾而支持不住。惡狼晚上看見還在昏迷狀態中的兵士，就把他的頭在地上猛撞，並用腳踢他，後來又把他倒浸在水中，使他溺斃。至少有五十個美國俘虜目睹這件暴行。俘虜們又看見他們饑餓的同伴被縛住了大姆指掛在門口，他的面前放一瓶啤酒和一盆三明治，到晚上這人終於慘斃了。日本人強迫美國醫生簽字證明這人是因心臟病而死亡的，這樣就經過日內瓦報告出去。

當一個俘虜快要死亡的時候，他們就把他送到別立別特醫院，因為在國際的報告上，俘虜們死在那裏比較適當得多。

在我們的雷伊泰登陸戰後，日本人的態度驚人地改變了他們那時會對俘虜微笑地說「請」或「謝謝你」，有時也舉手回禮，在明多羅和呂宋登陸戰時，他們變得更有禮貌。假使最後的三星期你在那裏，你會覺得俘虜營中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很合理。

不久我們在東京可以遇到一羣慇懃的受過哈佛教育的日本人，他們有許多老友在美國，他們把帽子拿在手裏行着不雅觀的日本式鞠躬，說道：「很對不起，一切都是我們的錯誤。」



# 鄉鎮公所

·阿湛·

是怎麼樣復興起來的。

自從他下台以後，他無時不在等待着一個機會，猶如釣魚的在守候那個「浮子」的顫動。正好區長到這鄉村的附近來展開工作，這機會在他真是太適合了。於是他抓定了這千載一時機會，美酒佳肴，大宴小酌，實足款待了區長二個月。風塵碌碌的區長得着了實惠，而他也就此獲得了昔日的威儀。

這真是一個不小的變轉，人們對於鄉鎮公所開始有了極大的注意。捐款徵米的條子陸續不斷的打那裏飛出來。這裏容我補充一句，在游擊區的鄉鎮公所，幾乎是一日三遷而沒有定址的，然而這些今日搬遷的，明日遷到廟角的僅不過是一種幌子，真正的辦公地方，十九就是鄉鎮長的家。

於是一隻烏篷小船，裏面裝着米，停歇在鄉長的後門，某一個保長繳米來了。

唉，鄉鎮公所，這些充滿了牛蛇鬼怪的公所。我幾乎要說在這裏面的個個都是英雄好漢，沒有一個不是綠林中的人物。在我們鄉間，現任鄉鎮長的全是不配當的人，而配當的却都不肯上台，因為有一個謎莫如深的怪念頭鎖住了我們的心：以為一當了鄉鎮長，那就無異吃「空手飯」了。這個念頭固然可笑得狠，可是據一個好事者說，有些人們就只會當鄉鎮長，憑他們的抽烟，撩天，阿諛和罵的技能過日子。這是真話。同時也值得嘆氣，鄉鎮長在我們鄉間的確成了一種罕有的職業；我會經瞧見過一次，當敵偽的勢力侵入我們鄉鎮的時候，因為沒有人為他接綫，有一個鄉長倒下來了，他什麼事情也不會做，坐在家裏，用罄了積蓄，家境便日趨貧困了。昔日的威儀，也跟着潮落。正在這危險時光，老天爺一再成全他，成全這個祇會做鄉長的人。他又回復到了昔日的寶座，並且重新把那份曾經一度失手的威儀給追了回來。他真是一個天生成功的「鄉長」才！

用不着在這裏有所隱瞞，我們整個一縣之內，祇有三個鄉鎮不會到過敵偽的足跡，其餘的都多少受了點沾污。而那三個鄉鎮却又都是處在山鄉的角落：以地方的冷僻和窮困，保全了幸運。

因此我們不妨把敵偽籠罩下的黑暗時期看作一條鴻溝，在這以前，我說的是在我們的小縣未陷落以前的美好日子，我們且不去仔細追究那時的鄉鎮公所是怎麼樣一個情形，何況在當時它是那樣的不惹人們注意，一個鄉長，或是鎮長，再加上幾個聽差的鄉丁，和一頂落滿塵沙的案桌，這便是它的全部。我在這裏所要描繪的是鴻溝的這一邊，我們現在腳踏實地站着的這一邊，隨着游擊工作的推進，而復興起來的鄉鎮公所，以及一直到勝利後的今天為止。

現在我先說許多之中的一所，便是上面說過的那個「鄉長才」所主持的一個鄉公所，

「X保長，你約定是上午來的，我們等了你好大半天！」鄉長太太笑罵道。

「上半年收不齊。剛才幾家還是我叫甲長們去仆了米桶來的。」保長聲辯。

「好，好，你不用講了，趕快拾起來，叫出納員去過稱，會計員去收帳。」

照吩咐的做了。

「我以為出納與會計是誰，原來是大小姊跟二小姐。」保長跨出鄉長家的後門，已臨薄暮時分，回到家裏，天差不多已經黑了。

晚上，他對老婆說起白天繳米的情形。

「大小姐跟二小姐在鄉公所也都有差使？」他的老婆驚訝了。她問道。

「人家眼快手亮，又不像我們，眼睛實心，腳笨手呆；自然有差使！」

老婆折服了。

我有幸見到一張這個鄉公所的復興紀念相片。這個天生的「鄉長」才，和受過他款待的區長並排坐在當中。這裏當然少不了大小姐跟二小姐的情影。說出來請萬萬不要驚奇：這無異是一張鄉長家裏的合家歡。有這個區長在中間，人們以為破壞了這吉祥意味的統一性，其實這與合家歡三個字並不悖謬。說實話，區長和鄉長早就結拜成了弟兄。

復興以後的鄉鎮公所，規模是大大地擴充了。這種公所唯一的任務是向老百姓要錢。一提起「仆米桶」（便是有一個保長曾經對鄉長太太說起過的）我不禁聯想起了幾個悲慘故事，那真令人寒慄。有一個年老的寡婦，她把僅有的食糧放在眠床底下，保甲長向他催索，她總回答說：「沒有。」保甲一再碰壁，怒了，把這老寡婦帶到了鄉公所裏，看在地

老」的面上，不會動用老虎樣。鄉長客氣的叫她坐一息，一面暗暗的派了隊士到她家去搜查。很容易，隊士們把那床底下僅有幾斗的藏米查着了，並且把它背到了鄉公所裏，算是抵了她歷來的積欠。天哪，鄉公所裏每天進進出的米不知道有多少石，她是一個眼花耳聾，頭髮蒼蒼的老人，怎麼能够知道，就是這同一個時候，她的整個生命所繫連着的幾斗米，已經來到了她的近旁——這個鄉公所的倉裏，裏裏，或者袋裏，被盛起來了。

她的軟禁算是被釋放了。臨走時候，她還叨叨的說着些感激鄉長的話。在旁人的眼裏看來，尤其是在那些隊士們的眼裏，這個老寡婦是多麼愚笨呀！

第二天消息傳來，說是這個老寡婦自縊死了。大家譁莫如深。試設身處地的爲她這個老人想想吧，世界上當真還有事情能比得上仆去她米桶裏所有的米，更爲使她感到嚴重威脅的呢？

這以後不久，我們鄉間又發生了一件富有戲劇性的慘事。

有一個農人，妻子眼目死了，她丟給這個彪形大漢以三個孩子，像樓梯似的一檔高似一檔的三個孩子。他在哀愁和貧困的煎熬中活了下來。然而捐款給他們煎熬更大。時近夏日傍晚，（在游擊區裏，收款索米總是在這個時候），保甲長上門來，把他米桶裏的米全仆去了。他固然憤怒非常，然而這又有什麼辦法？保甲長牠們走後，他拿了銅質的火銃敲開當門，又接着敲開米店的門，回到家裏，剛進門口，索米的却馬上就跟進來了。這一次打擊真太厲害，他乾枯的眼裏，不禁也流下了淚水！

火銃已經當掉，那麼在這破陋的屋子裏面，將還有什麼東西是不會被朝奉從櫥窗裏摔下來的，或說是上櫃的呢？那

羅說的被頭，教人看了避之唯恐不遑；那黃黑的帳子也同樣給人以厭惡感覺，何況補丁又多得不像話。他乃用一隻較大的鍋子，去換了一點米來，同時也換來了使他們（他和他的孩子們）不再和保甲們見面的東西。把毒藥放在粥內。第二天，他們全家死了。這新聞傳播在遠近的鄉間。鄉公所裏的人却是避莫如深！

勝利了，我離開了故鄉。自慶很幸運，因為我沒有聽見「天亮了」以後，仍是黑暗悲慘的故鄉情形。不過「派款攤米」的意念老是盤踞在我的心頭不去。這裏，讓我剪一份十一月廿三日的立報：

目前像借軍糧，攤軍米等等總算還有「名目」；而其他無名無目的攤派，數目竟在百種以上。柴，米，油，鹽，樣樣都要。像紹興一縣，單單復員經費一項，就須五千六百萬元的方法，現在正在分區分保的挨戶徵收中。還有每畝田須徵「不敷公糧，學費，槍費」等不勝枚舉的名目，合計共要二三十斤，更有所謂「鄉鎮保供應費」，漫無標準「隨鄉鎮保長的揮霍而量出為入」，這種派款派米，征收沒有定期，繳款繳米也沒有收據。假如稍一不慎，而得罪了征收人員，那麼打了耳光賠笑臉，加捐，拘禁，大禍立至。在紹興各鄉鎮都設有拘禁所，備有刑具。鄉鎮公所雇用人員四十餘人，儼然一個大衙門。即是一個保長之下，也雇有十四個人員。這些人員，飽食終日，專事欺侮鄉民。民衆在這種淫威之下，有苦無處說，並且不敢說。富可全家老幼餓肚皮，而將幾升米儘先的去繳「鄉鎮供應米」。

於是我又想起了抬着大蘿，挑着小担，和背着麻袋，催款索米的鄉公所的隊士們，在堤塘上威武的走着。有時他們也相互說些戲謔的話，譬喻誰的老婆相貌好，誰的老婆胖的不像話等等。他們為什麼不說戲謔話呢？要是他們不說戲謔話，那麼在我們鄉間，還有誰能有這份好心境來說戲謔話

哪？

有一次，突然起了風，那也是一個夏日的傍晚這自鳴得的米桶之後，回去了。身上白淨的綢衣飽受了風。（他們都是不把當胸的紐子扣好的），望去宛如一羣白色的船帆。在那大堤上闊步走着，很遠很遠還能使人清楚地看到牠們的背影。

華德狄斯耐的現代化卡通畫室中，四年來努力出品適應戰時的片子，現在這位米老鼠的創造者，又去幹他的老本行，攝製滑稽和娛樂性的卡通。那裏是一個奇怪的所在，你看不見蕪蒂蕪蘭那樣的傑作紅片，但你可以聽到唧唧的鴨叫，馬的嘶聲，鸚鵡的鳴聲，甚至蚯蚓的叫聲。

### 戰後米老鼠

·羅惹·

狄斯耐比任何好萊塢的大製片們家努力，貢獻了許多軍訓性的和衛生及教育性的卡通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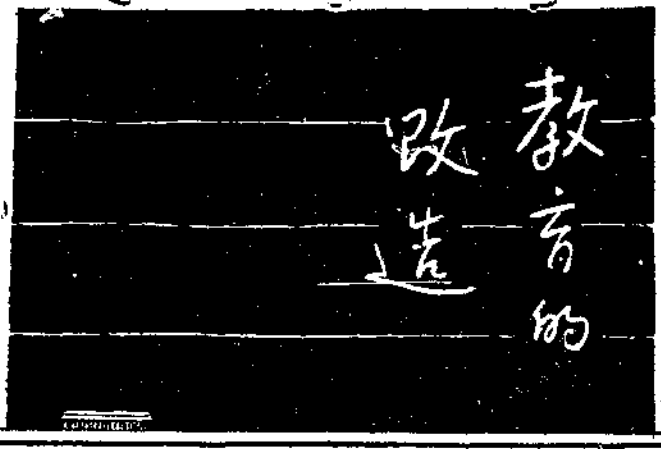
一張放映在銀幕上僅七八分鐘

卡通上的角色「米老鼠」「唐老鴨」等，牠用的說明被譯成十種文字。狄斯耐自己仍舊配米老鼠的聲音。克萊倫斯·耐許裝唐老鴨的聲音，他不在同一片子中演出。

的卡通，攝製期間却需耗費五六個月。長片卡通「三騎士」曾費了兩年的時間才告完成。

狄斯耐有一個化學實驗室，專門製造繪製彩色片所用的顏料。他最近把卡通和普通的電影打成一片，你可以看到好萊塢的明星和所繪的小動物在同一片子中演出。

耐許以前是一個送牛奶的人，他常模倣動物的叫聲逗引附近的小孩，復一次被狄斯耐的僱員發現，就把他網羅去配卡通的聲音。



Bertrand Russel 原著  
譯自 World Digest  
徐 雙 彥

假使要和現代民主政治的信念取得協調，無疑的，現在各國教育制度必需審慎改造一下。學校教育向來存在着「一種特權——尤以英國為最——凡是家境富有的家長，能供應一筆學費，子女才有進學校受教育的機會。這種教育制度存在着頑固的勢利性，也就是美國的學者對於我們的社會制度加以抨擊的唯一理由。假使要使民主政治在世界各國厲行，那末這種以金錢為後盾的教育特

權，決不容再使它存在。  
假使民主政治含有千篇一律之意，這也是嚴重的錯誤。我們要知道，社會是需要多種不同類的專業化的才幹，而最完善的教育制度，則是使我們從一般人民中去發現，並且訓練這種才幹。只要這種才幹存在着，我們可以從富有之家的兒童中去發現他，也可以同樣的從貧窮的平民之家的兒童中去發現他。凡是有特殊才能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對於社會可能發生各種不同功能者，都應該由公家出資去教育他們；而教育的重要原則，在按照他們的志趣和稟賦發展他們的卓絕的技能；那末只要這種有技能的人有利於社會，就不應該使這種人喪失教育的機會。

對於各方面技能的培養，我們也應盡可能做到沒有偏廢的地步；在抉擇的時候，我們應該信任任何兒童，在良好的教育制度下，他們在各方面都會有小小的造就。希臘自古就認為手藝的訓練比純粹書本的學習缺少價值——這種偏見，無意中不知就誤了多少年科學的進展。現在我們對於類似的種種偏見必須加以清算；什麼這一種類學科只有縉紳之家的弟子才配研習，而那一類，學科只配社會低能之士的子弟來承當，都應該把它完全掃蕩。

假使公立學校能和真正的民主制度配合建立起來，那末這些學校在教育上必需有許多的改革。在學校裏只容許一部分窮困而有才能的兒童受教，而其餘的兒童，像過去般，依舊視家長的能力徵收學費，這當然是不夠的，因為在這種情形下，多數有教養的兒童，都將變成勢利鬼，並且他們也會得到富有同學的另眼看待。所以我們必須廢除部分的特許制，而使根據才能而不憑藉金錢的教育機會均等的制度得以實現。這種制度遲實現一天，則社會特權階級獨占教育的惡習便要多存在一天。我的意思並不認為這種重大的改革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完全實現，但就公立學校而論，這實在是教育改造的最後目標。

至於私立學校，其本身亦可完成一種任務，以防止過度的千篇一律。因為官僚主義和統制政策輒使龐大的政府機構難以採行必要的改革，於是教學方法及課程編制，日趨僵硬的嚴重危機因運而生。因此，少數具有學識經驗的開明之士所主張的教育改造，勢必在較少的規模上，來加以實驗，但這也是容許某些學校在精神上具有獨立性的前提下，才能做到。

今後各級學校應該聽從政府的督導，務使不再產生野蠻學校。並且在實行這種督導政策時要有伸縮性。例如，有些教育權威主張關於數理課程中的數學訓練。就目下通行的方法看，未免施教過早；他們認為待兒童年齡稍長時再教以數學，則只

# 配尼西靈

## 是十全十美的嗎

Dr. L. J. Wills 教授原著

慧麗譯

這是一種理想殺菌的良劑，可是當我們在遭遇到疾病的時候，磺醯胺製劑，仍不失為一優良的藥物。

配尼西靈製劑的發現，確為醫學史上劃時代之大進步，由於此種藥物的發明，使一般細菌性的傳染病得以迅速地治愈。因為它有如此的神效，以致使一般醫藥界的人士都對它發生了研究的興味。

有很多人問，配尼西靈可否用來代替磺醯胺製劑和一切血清療法嗎？仰是它們是相似的嗎？如果不然的話，那末它們的中間究竟有些什麼差別呢？

首先，配尼西靈所收的效力較磺醯胺製劑為大，它能醫治那些磺醯胺製劑所不能治療的疾病。它阻止細菌繁殖的能力遠勝於磺醯胺製劑千倍以上，同時純粹的配尼西靈是絕對無毒，它並不損

害人體的任何一部份。而磺醯胺製劑則不然，此種藥物如使用得不慎的話，將發生很大的反應，以致於中毒。因此就有人主張放棄了磺醯胺製劑而用配尼西靈來代替。其實我們不該這樣武斷地下一個結論。

誠然，配尼西靈是醫治一切細菌性之傳染病的理想良藥，尤其是對於一般在皮膚上化膿性的創傷，更有特效，它並不傷害創口周圍的表皮，而直接滲漏到裏層，以阻止細菌的繁殖。

但從另一方面觀察，配尼西靈也並不是種十全十美絲毫無缺點的藥物。磺醯胺製劑是德國的發明物，但我們——指英國人民——却能在戰爭時期中，一頓一頓的從大不列顛製造出來。相反地，配尼西靈是我們英國人所發明，而我們且很慚愧地不能自供自給，反需仰求於美國和加拿大。

為什麼會這樣？是我們英國力量不足嗎？是為複雜的政治問題嗎？很多的人都在那樣猜想着，然而事實上却並非如此。

確實的理由還是因為在製造配尼西靈的時候所遇的困難，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工場和工人。因為配尼西靈是從微菌裏提煉出來，正同酒精從酵母素提出來一樣。因此就需要供給大批的房間，

消一半的精力與時間就能獲得現時應得的效果，而把早年攻數學的時間去致力於簡易課程的學習，毋寧更為有益。這種教育法的正確與否，只好讓採用這種教學法的學校來決定。假如政府的督學發見這種學校的幼年兒童，沒有受普通數學訓練，而認為與部定標準不符，因而加以譴責，那當然是不公平的。

關於訓練的問題，顯而易見的，某些學校施行較多，某些學校施行較少，但是施行種類最合理的標準，教育界人士們仍然莫衷一是。除非從實行過分嚴格的學校及實行過分寬厚的學校中去，求得適可的標準以前，這問題實在也難能遽下斷語的。

一般的通則，盡可能使其有彈性，便是對於其有獨特性的教學方法，亦須設法求其適應。從兒童進入十二歲的時候起，教師對於男女兒童的真興趣，究竟何在，應加以注意，同時應該知道什麼事，他或她能够比較做得好些。公立學校的兒童，因為向來培植成爲「紳士」，「化」了很久的時間去學習拉丁文法，結果精通者還是寥寥無幾，大多數人都覺頭痛。多數的孩子們，可能對於幾種有價值的課程活動發生純正的興趣，假使他們的天賦能够善予誘導，以代替注入一些不必要的足以引起兒童消極抵抗的知識，他們必定能和教師精誠研習，



使這些微菌能得以生活，同時還需要大批的食物，使它們很快地繁殖起來。美國在一九四〇年建築了廿個新型的配尼西靈製造廠，單以建築費一項，就用到二千萬美金，在我們的國家中——英國——，我們也希望能夠同樣去做，可惜當一個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我們沒有那麼許多的工場，工人和金錢來製造它。因為它製造的困難，所以它的售價也就不得不較其他的製劑來昂貴，用同用配尼西靈去治愈一個肺炎的患者，所需的金錢，就要達五磅到十磅的數目。然而危急的時候，用這麼一個數目去換取一條生命，當然不能說它是一件不值得的事。

此外因為配尼西靈是一種生物製劑，所以就非常容易失效，同啤酒以及牛奶一樣地容易起變化而腐敗。

以上就是配尼西靈二個缺點——製造的困難和容易失效——但只不過是我們目前的不易解決的難題而已。況且在現在的趨勢下，這兩個困難已慢慢地被克服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困難存在着，這困難我們至今仍無法來解決。磺胺製劑可以製成像阿司匹靈一般的藥片。醫生可以隨時給病人一盒，祇須吩咐一聲「每四小時服一次每次二片」。這樣就可以迅速地完畢他的任

務。可是用配尼西靈來治病，却不是如此簡單。配尼西靈一經過胃液後，即刻失去效用，所以不宜吞服，祇能限於注射，方治收效，如同胰島素對於糖尿病一樣。

配尼西靈所收的效力是非常短促，注射後，一經過腎臟就迅速地排泄出體外。所以當我們用配尼西靈去醫治疾病的時候，就非連續不斷地注射不可。

我們往往利用配尼西靈去醫治一切細菌傳染性的疾病，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十分正確的事。因為每一種細菌，它們的繁殖力是非常強大。一個細菌在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中能分裂而為二個，一個鐘點後可分裂而成四個。這四個細菌在八小時以後增到六萬四千個，十五小時以後就有十萬萬個細菌了。而——配尼西靈是隨同血液的循環達到身體中每一個部份，故而它阻止細菌的能力也就能達到人體的任何一處。這樣細菌在體內就不能再繼續繁殖下去。細菌因得不到後援，立即被驅逐到體外。但是要阻止細菌的繁殖，必須用適當足量分量的配尼西靈，如果一旦達不到個水準的話，那麼那般尚存餘在體內的細菌，又將重新乘機繁殖起來，而同時它的繁殖力較前更增一倍，使們們徒然枉費心機和功盡棄了。

欲避免此類情形，所以注射相隔的

力求個性的發展。

均等的真義，苟能避免千篇一律，一定能使學校生活較目前更切實，也更快樂。但要是民主均等的原則被曲解為遵從一條簡單的規律，那末為革除社會的不平，付出了這麼大的代價，實在太不值得了。

時間，不能超過三或四小時以上。我們必須在五天内，日夜不停繼續地注射着，如此方能得到功效。

照這樣的情形看來，我們一定要二個看護或住在醫院中方能使用它，所以對大體的病人說，用配尼西靈來治療，是一件醫院中的工作。

當然將來有一個時期，科學家們能使配尼西靈可以容易地吞服而不被胃液損壞而失效，那末，一切的情形將完全改變了。可是在目前配尼西靈不但是製造起來困難，而且在使用方面也同樣遇到困難。

這是一種理想殺菌的良劑，可是當我們在遭遇到疾病的時候，磺胺製劑，仍不失為一優良的藥物。它不但在售價方面較為便宜，而且使用起来，亦較便利。所以祇有在患者病勢危急或沉重到非進醫院的時候，配尼西靈才確為被使用的時候了。

